

問寶東臯先生講大學尊崇古本而以章句為非古本
果可兼從與荅曰古本大學自所謂誠其意以下至
此謂知本以上文氣不貫鄭註簡畧孔疏亦粗淺且

一一歸之釋誠意而置明德新民至善于不論似大
學一書只有誠意一綱領矣今就考定今文讀之康
誥曰章四明字一皆字必歸之釋明德盤銘章五新
字一是故字必歸之釋新民乃有所附麗至邦畿章
十止字一至善字不歸之釋止至善則全無着落誠
意只言不詐偽亦屬鹵莽是朱子之分為三綱領卓
然有見經文修身為本實與大畏民志對針身修而
民不敢逞其誕妄若如鄭孔之說使細民必誠其意
古之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後下令如流水之
源今責之愚夫愚婦有此大學乎致知格物有傳無

傳所不能知。但經文明有欲誠意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兩層。若必抹煞致知格物方是大學本来面目。
則夫子不應言好古敏求。顏子不應言博文孟子不
應言博學詳說矣。茲將古本大學錄後俾學者觀之。
乃知大學實有錯簡。鄭孔之說實有未盡。朱子精心
探討實能使聖言脉絡分明為開來繼往之功臣也。
○古本大學以上古本今本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孔疏：慊然，安静之貌。心雖好，小人間居，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静也。

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捨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日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箇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
箇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
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註：此心廣
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體胖之詩也。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孔疏此一經廣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註皆自明明德也孔疏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于所止詩云緝鸞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如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鄭註此言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明之人則恭敬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註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亦服民此謂知本鄭註本謂意不敗訟孔疏惟自誠己使誠意也○所謂修身以下至末古本今本同不重錄

問表章學庸始于何人答曰宋以前未有知大學為曾子書者溫公始為廣義專行于世然朱文公章句於經一章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蓋者疑詞傳十章則明言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經義考備載前明陸李陳樊諸儒之說皆若有不滿者殆未深玩章句

耳。或謂當世既尊大學，即不當更有疑。曾子者，此說為是。若中庸單行，亦不自二程子始也。劉宋散騎常侍戴顥撰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俱在前。

問中庸失諸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同一侯也。何以有正與鵠之分？答曰：畫布曰正，名曰采侯。賓射之侯也。棲皮曰鵠，名曰皮侯。大射之侯也。采侯者五采之侯。賓射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首元五正者還盡此五色雲氣于其側也。諸侯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盡此三色雲氣于其側也。卿大夫五十步，侯朱

綠二正者，還盡此二色雲氣于其側也。先用丹采其地，乃于其上畫雲氣。朱子曰：采侯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其侯而居一。中二尺半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為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元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又毛詩疏：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名焉。皮侯者，大射之禮。王則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射熊侯。參侯、犴侯、卿大夫則射麋侯。朱子曰：梓人職有皮侯，其曰張侯而棲鵠者。太子大射三侯，用熊虎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

采雲氣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為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此正與鵠之分也。至于梓人有所謂獸侯者則又是燕射之侯。如儀禮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又將熊麋虎豹鹿豕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也。中庸言正鵠亦可類推然其實三項各自不同不可混也。

問特牲饋食禮所載旅酬時有兄弟弟子舉觶于長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至賓弟子亦舉觶于其長乃無筭爵中事而朱子註中庸統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

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何也答曰所謂酬者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古天子祭祀不可見祇據儀禮特牲饋食禮以推之耳試即旅酬先後節次詳言之特牲饋食禮所載迎尸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有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之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之事以上二獻不在十一爵之內及賓之獻尸也是為三獻禮成其時則主婦致爵于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于主婦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賓致

爵于主也。賓致爵于主婦也。賓獻主人也。自賓獻戶
至此。所謂十有一爵也。于是主人乃獻賓及衆賓。遂
于堂下設奠。酬賓西階。賓奠觶不舉。又于阼階獻長
兄弟。衆兄弟長。又獻內賓宗婦于房中。然後長兄弟
為加爵。衆賓長為加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是之後。兄
弟子于阼階舉觶。獻長兄弟。而旅酬之禮行矣。長兄
弟酬賓之後。賓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于阼階
也。長兄弟酬衆賓于西階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
辯。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酬賓也。此之謂旅酬。乃
兄弟之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舉以酬賓。中庸

所謂下為上也。楚茨所謂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是也。
蓋賓所酬長兄弟之觶。即前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
未舉者。非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也。迨旅酬既畢。賓弟
子及兄弟之子。各于階前中庭。舉觶于其長。賓取觶
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
以辯。則所謂無筭爵也。由是佐食獻散于尸。祝告利
成。而祀事畢矣。然則賓弟子舉觶于賓長。賓長即以此
酬長兄弟。乃無筭爵內事。非旅酬時事也。而朱子
乃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何
以將無筭爵。亦數在旅酬內。一則仍康成舊註一則

無筭爵即旅酬以後之事下為上之事必兼無筭爵
而後備也考儀禮鄉飲酒禮鄭注云凡旅酬少長以
齒終于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孔穎達疏云此
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
夫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乃旅酬事少長以齒終于沃
洗乃無筭爵事蓋解旅酬之禮欲見賓主人之黨無
不與因連而及之是不兼無筭爵猶未足見弟長無
遺無不周徧也凡經中無筭爵與旅酬對則各為一
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筭爵解經者須劃清
節次又宜補明不漏方見典文該洽

問一酢一酬朱子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何也答
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一杯也賓酢主人主人既飲
一杯矣又自飲一杯謂之導飲而後復酌而致之賓
曰酬非人飲二杯而何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
以待後之酬主人用之則此時賓奠觶不飲也非賓
祇飲一杯而何

問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此下為上也然所
謂逮賤者賤者僅以賓觶為有事而自不飲乎抑先
自飲而後更酌以進諸長者乎答曰據蔡虛齋蒙引
謂非是各勸其上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

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也。若此則賤者不飲也。然朱子謂主人自飲而復飲賓曰酬。東陽許氏謂弟子先自飲以進之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而未飲存疑。謂弟子既導飲一杯長兄弟却不飲乃奠之以俟旅酬。前此獻賓亦然此為不可曉。據此則弟子先飲以進長兄弟長兄弟反不飲也。看來弟子導飲必先自飲以進于長上其長亦必自飲而弟子復酌以酬賓存疑。長兄弟却不飲句亦臆說。觀祭統云夫祭有畀。燁胞翟閭者惠下之道也。又曰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雖指餕說然恐逮賤。

既屬弟子導飲未必不自飲而更酌以奉上况古人弟子皆被父兄之教若賓之弟子又從澤宮選擇而來不若今之少年貪飲酗酒行禮未畢先已沉湎也。問祭時所稱賓何人也答曰達孝章武周所制天子之禮則助祭者諸侯大夫也。來雍則曰相維辟公曰相予肆祀載見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振鷺則二王之後烈文則諸侯来助祭至特牲饋食乃士禮然先期亦必擇賓詩所謂載謀載維是也。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賓弟子者又衆賓中之幼少者也。主人主祭者也長兄弟主人同姓之黨最尊者也。兄

弟之子。又兄弟中之幼少者也。所謂下也。賤也。對長賓長兄弟而言也。

問鄉飲酒禮。旅酬在阼階上。如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立飲。賓實觶。東面而授主人。主人受觶。主人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皆在阼階上。西階上。階上即堂上也。乃先生解旅酬云在堂下何也。荅曰。特牲饋食禮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酢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所云阼階東。西階前。是在堂下矣。賈公彥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獻。是嚴正故得與。

神靈共事。至旅酬禮襲。故不敢酌上尊所酌之尊。既不同於上尊。旅酬之地。亦不同於獻也。蓋西階前者。南于階。正當賓位之東。鄉飲酬賓在階上。而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階下也。教經公曰。酬于下者。宜近賓位。使其奠之是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賓在堂下。中庸言旅酬斷在堂下。準饋食士禮而上推之。當如此不可泥。鄉飲而疑此也。問先生言。尸不與於旅酬。而禮器明言周旅酬六尸。此何說也。鄭康成言。后稷之尸。發爵不旅。明所以用六尸。而不及七尸之故。且曰。蓋以時裕。何必大祫。又以

明明時祫大祫皆旅酬六尸而從不言尸之不旅酬也。荅曰周旅酬六尸句孔穎達亦謂祫祭時聚羣廟主于太廟中次序以酬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據此似尸亦酬矣然伏讀古義疏案云宗廟之禮尊者主于敬親者主于愛以敬為主故醻尸而不敢酬况于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舉旅行酬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為主故尸加爵而爵止亦欲于與祭者之無不醉也况祭主乎是則饋食禮但有獻尸實無尸亦旅酬之事禮器所云旅酬六尸是繹而賓尸之事非正祭時也故曾子亦

曰周禮其猶釀與考有司徹乃大夫既祭賓尸于堂之禮自二人舉觶之後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此賓尸時之旅酬飲于西階上私人飲于下以非正祭之森嚴專為樂尸而設所以旅酬于堂上也若正祭時尸不與旅酬而旅酬俱在堂下也又曰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賓及兄弟交錯皆遂及私人爵無筭此旅酬中有舉爵于尸是尸亦與于旅酬也然尸得與堂上之旅酬不得與堂下之無筭爵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為酬不交不錯

是為正酬。直行至無筭爵。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
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眾賓與眾兄弟。東西
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
好。而相酬。如注云。唯己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
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然則詩獻酬交錯。亦包無筭
爵言之也。

問達孝章所言。天子之禮也。先生所述特牲饋食禮可
以取証乎。答曰。東陽許氏嘗云。天子諸侯之禮已亡。
雖間有散見于禮經內者。今不可知其詳。特牲饋食
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大夫之

祭禮也。不過藉以上推天子之禮。畧見其髣髴也耳。
問春秋二節。舊說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大祫。祭固知
其非矣。如以上節為敬。其所尊。下節為愛。其所親看
來。確是如此。而先生更不從其說。何也。答曰。中庸達
孝章。春秋二節。言祭始終之節。最為詳備。春秋節言
祭。必先期修治。採辦如今之陳牲相類。祭義云。孝子
將祭。慮事不可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
治之。即此義也。序昭穆節。首六句。正祭時事也。旅酬
將祭畢時也。詩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是也。燕毛祭
畢後事也。異姓分胙而出。獨留燕同姓于寢。楚茨云。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云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是也
蓋祭時在廟燕當在廟後之寢故云入奏也此祭畢
之後也祭之次序如此或因春秋節有春秋二字貼
時祭說則大祫何以見必不在春秋時也謂宗廟節
有昭穆之文貼三年大祫說則禫祠祫亦名時祫何
嘗不合昭穆此舊說之不可從也或謂春秋節是上
治祖禫即下文愛其所尊宗廟節是旁治昆弟下治
子孫即下文愛其所親亦是講家臆說摠不若言祭
祀前後始終之次序為的此安溪李文貞公定解也

問

中庸郊社之禮註社祭地未明指方澤之祭講家疑
祭地北郊皆註疏家因經中南郊補出實無明文且
周禮大司樂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雖言方
澤祭地而無社之名又洛誥用牲于郊牛二明謂南
郊北郊用醉牲黝牲下又云社于新邑社與北郊分
而言之明是二禮遂以社為庫門內左宗廟右社稷
之社先生謂社各不同敢請析言其說荅曰地與社
分言之鑿然不同地為大祀社為中祀祭地則用醉
犧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七獻祭社則三獻祭地則
袞衣祭社則緺冕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勾龍

配此所云社乃左宗廟右社稷之社也。若中庸郊社之禮此社的是方澤之祭周時子月祭天于圜丘圜丘在南郊即郊也亦曰太壇午月祭地于方澤方澤在北郊即社也亦曰太折考郊特牲于郊曰報本反始于社亦曰報本反始又言社祭主而主陰氣又言社所以神地之道曾子問言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言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又曰命降于社之謂穀地疏云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周書又言郊社不修然則社非祭地而何若夫庫門內之社乃是土神與稷之穀神

相並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也安可與郊並論乎胡五峰言無北郊只社便是朱子亦嘗是其說然通考載朱子說謂某看來也是有方澤之祭則朱子亦主方澤祭地為社矣蓋王者父天母地所以為達孝若庫門內之社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豈孝子可以責母乎如鄭注言地示元每兼社稷則可耳若數社而不數北郊舍大取小必不然矣

漂源詞卷
下

第七卷

樂源問答卷第七

嘉興沈可培向齋氏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問史記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趙氏題辭孟子生有淑質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則直以為受業于子思矣二說孰長答曰以孟子受業于子思據通鑑推之子思當得百有餘歲故前人皆疑子思逮事夫子未必至是尚存余讀孟子外書曰曼卽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以得聖人之傳也是孟子受

業于子上也。外書雖不及七篇之閑肆，然在子長邠

卿前，其亦足為據矣。

問薄稅歛有三說。王罕皆云：歛指農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也。稅指未園墾漆林之征，凡絲枲疏材之稅也。方藥如據漢書食貨志，稅公田什一歛計口發財也。工商衡虞之人也。稅以足食供郊祀宗廟百官祿入賦以足兵供車馬甲士充府庫賜予谷應泰則據周禮什一為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為歛。以何說為長？荅曰：稅是十一之稅，五人九夫為井，遂業人十夫有溝，皆是歛則園墾漆林載師之任地也。工

商衡虞閭師之任民也。墾人則掌歛紩布總布質布罰布墨布而入于泉府也。二者截然不紊。王說是矣。然觀下文深耕易耨，則此節專指農民。谷說據司稼誼歛字尤得真諦。

問無以則王乎？朱註已以通用。先生又引荀子人之所已為人者者何已也？帝堯碑已章聖德，又敷我已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為以己為以之証既聞命矣。而今之以有鈎挑者為無己之已，無鈎挑者為辰己之己，果如此分別否？荅曰：此俗書也。按辰己午未之已說文，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

成文章故已為蛇象形詳里切篆文作巳又音以止也說文但有辰巳之巳別無終巳之巳毛晃增韻云陽氣生于子終於己己者終己也象陽氣既極而復之形故又為終己字顧野王玉篇辰巳之巳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止也此也弃也畢也又訖也廣韻於己字之下註辰名爾雅太歲在己曰大荒落歸於己字下疇註止也此也甚也訖也漢隸孔龢碑事已即去作己韻閣頌二月辛巳亦作己二字並無分別是唐以前無有以有鈎挑者為終己字無鈎挑者為辰己字也己巳寶一字也惟戊己之己則固

有別鈎連上畫者為辰己之巳不連上畫者為戊己之己說文弓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居擬切韻會對物而言曰彼己北海相景君銘冠己治身孔宙碑兼禹湯之罪己皆作己又考革卦己日乃孚己日乃革之朱子從王弼舊註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為己事遄往之己而顧寧人引朱子發之說讀為戊己之己蓋天地之化遇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為更也天下之事當遇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

之古人有以己有變改之義者儀禮少半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于己歛更於庚是也此解己日亦精當

問孟子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丁萼寧云氓字從亡民言逃亡而至吾國也許行童願受一廛而為氓陳相願為聖人氓彼皆初至故曰氓也賈誼遇秦論陳涉氓隸之人韓非初見秦王書云而不憂民氓言不憂民之逃亡也故此節當作柔遠人解方與書旨合方不複市廛而不征節然歟答曰如此解氓字亦

問本楊用修甚精當但于上文廛字尚未剖晰則雖指柔遠人解而義未了也蓋第二節市廛而不征之廛是市宅此廛無夫里之布之廛乃是左右各三區之廛有為農二畝半在邑者亦有間房安置鄰國遠來之人者亦有為手藝工作之所者亦有為商賈堆積貨物者此節專為遠人來此住居故無夫里之布也余向有辯載宵得錄銘彝按宵得錄四卷論經史原委甚詳係先子未第時館于金院坊陳氏所輯後為無賴者竊去家無副本先子時惋惜之姑存

問家語本姓鮮微子卒其弟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呂覽亦以衍與微子為同母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卒

立其弟衍。衍即微仲。然則微仲乃微子之弟。而先生以為微子之第二子。見于何書。荅曰。觀禮弓子服伯子之言。則衍是微子次子無疑。故孔安國傳云。微子既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于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弟也。班書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于微仲下。注云。啟子。甚明。闡百詩四書釋地。亦從其說。

問

問孟子去齊章。充虞以孟子有不豫色。而以不怨尤為

問。固以此時之不豫。有異于不怨尤。孟子荅以彼一時。此一時。亦自居于不豫。未節忽又曰。我何為不豫。朱子以不豫為憂世之志。何為不豫為樂天之誠。孟子大賢之言。若自矛盾矣。荅曰。朱註樂天之解。起于蘓子。蘓子賈誼論。引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我何為不豫。以為君子愛其身如此。不知此節。是孟子作術文用反筆。以醒彼一時。此一時之意。言天若欲平治天下。則必用我。何至使我若今日之不豫哉。惟不治天下。則必用我。何至使我若今日之不豫哉。惟不

機一失。道終不行。所以此日之不豫。有非平日不怨

不尤所得概論者正是繳足不豫不是自明其豫
問方里而井方里者一面徑筭與抑四面圍筭與答曰
就一面徑筭與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皆就中徑筭如畿方千里王城
居中南五百里北五百里東西亦然徑筭千里也井
之方里亦如是筭

問若合符節朱子註符節以玉為之然否答曰此朱子
沿趙註而悞也地官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闕用符節貨賄
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又小行人門闕

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經明言以竹且門
闕獨用符節者竹節上有字號排定不可偽為康成
以漢法比之謂如今宮中諸官詔符漢文帝時有銅
虎符竹使符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
書第一至第五張晏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至於掌節守邦國者以玉節謂諸侯玉節與王同以
命為大小迥不同于符節也當改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或疑子喪何以諸大夫奉君命來
弔故解為公行子有人子之喪謂其居親喪耳義果
然歟答曰非也儀禮喪服載父為長子服斬衰三年

問以善服人之字指常引存疑
皆謂指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然与答日人字指諸侯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古人

重此喪。故諸大夫皆弔。

故況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子肅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禮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子路有好之喪。是其姊死。則公行子有子之喪。同此例也。何疑焉。

問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是稷事。而兼及禹。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書稱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是禹事。而兼及稷。解者以為牽連之誤。然與答曰。古人之文引用故實。如日知錄所載。因牽連而誤者頗多。然論語孟子却不誤。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山海絳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蓋禹作司空。稷為田正。治水之役所當協力。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

非其職。坐視乎虞。書命官無司馬之職。征苗則以司空為之。而詩經疏。稷為司馬。可見古人兼官。不得以經傳失載。而疑之也。

問帝使其子九男事之。趙臺卿注。八庶然則丹朱亦在

事舜之列乎。答曰。非也。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公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

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又云。次子季釐。封于緝。後為桀所滅。羅少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出就丹。庶子九。其後傅鑄冀。鄒。櫟。函

高唐。唐杜皆堯後之國。蓋九男事舜。朱以嫡子故不

與耳。又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

問禹薦益於天是當日諸臣更無出益右者史記禹舉

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閭

潛邱謂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臯

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為臯陶子也不然他年尚薦益

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其說蓋本于挹朴子然

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

使益為臯陶子尚有秦在何云不祀答曰臯陶一作

庭堅見左傳一作大業見史記一作夷堅服虔注一作咎

繇見張平子一作墨釋與羣同列女傳墨子五歲而思元賦

一作𦵹贊禹書曹大家註臯陶之子伯益作伯益見列子一作伯翳見國語

一作𦵹官公卿表見漢書百一作大費見史記又竹書夏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一作栢翳詩秦譜堯時有栢翳者臯陶之子一作柏益見漢書古今人表

作后益春秋見呂氏一作化益見世本一作隤戩水經注百蟲將軍碑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戩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記載不同而二人之為父

子則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

秦本紀注及鄭康成高誘之說並同似無可疑至臧

文仲之言或如子文之歎鬼餧而若教究未嘗無祀

之也又秦本紀以大業祖顓頊馬宛斯曰臯陶宜祖

少皞顓頊其母家爾

問象封有庳水經注在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郡東五里

後漢書注有鼻國名在營道縣北閻百詩謂即今湖

南永洲府零陵縣去舜都蒲坂甚遠蓋子云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来豈有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更遠千里若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者固如是乎故百詩斷為有庳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滅一國乃封一國其時中原之地無閭土可封故象之封于遠亦聖人之不得已也

是二說者將何從答曰顧說是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固無薄待其弟之理亦豈有私厚其弟之事有道州之土則封之耳不計其遠近也而當日流俗之見

以其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或曰放焉之說所由起乎

此系宣花禹唐上於天之上

問北宮錡章卿祿四大夫而次國則三小國則二何歟

問司城貞子米註春秋文公七年宋大夫之
賈者君子臣庶主之而已趙註烈公宋

卿孔子主之為侯國臣庶據史記以
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坐占

答曰考史記晉侯太子申臣陽之
事只稱富子又子先仕宋後仕

陳下五字乃上王字註脚沒而
陳人謹之曰久且古方附載謹法
皆追紀云詞承左傳陳桓公方有寵

於王史記周公旦之子申侯之
弟叔申侯卒于宋而謹貞者謹也

以為子不初仕陳謹侯不能用其
族為侯司城卒于宋而謹貞者謹也

方五十里與天子畿方千里及方里而井俱以開方法筭開方者先據一徑為準由此以推方數也君十卿祿君祿已定于上文天子之制一節此三節須從存疑全重在制臣祿說君十卿祿言每一卿之祿得

君十分之一。言祿之重也。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
田三千二百畝。大國三卿共食九千六百畝。至于卿
祿四大夫句重在制大夫祿也。大夫每人食田八百
畝。凡大國次國小國皆五大夫共食田四千畝。其所
以卿與君皆十大夫。與士皆言倍而大夫與卿獨三
倍二倍者。次國卿田只二千四百畝。祿已薄矣。若再
準夫國四大夫之制。是大夫只得田六百畝也。小國
卿田一千六百畝。若四大夫。是大夫只得田四百畝
也。祿太薄矣。大夫政繁事劇。家口衆多。太薄不能支
持。故三大夫二大夫者。大夫摠得八百畝。不再減也。

大夫不減。大夫以下都不減矣。蓋豐則可減。少則不
可減也。大夫倍上士。重在上士得祿。準四百畝。田所
出之穀也。上士倍中士。重在中士得祿。準二百畝。田
所出之穀也。中士倍下士。重在下士得祿。準一百畝。
田所出之穀也。土無采地。君收公田之穀。須之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準一百畝。所出之穀。足以代
耕。與耕夫之百畝同。耕夫耕助而食。百畝之穀。府史
胥徒辦公而食。百畝之穀。其事均也。卿祿句文氣似
專重卿祿。其實重在大夫之祿。不可減耳。

問史記言。微子紂之庶兄也。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而有

問 微子啓、王子比干則紂之叔父矣。然與荅曰：微子豈直不是紂之叔父？并不得謂紂之庶兄也。呂氏春秋：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紂之父欲置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故立紂。然則啓與紂乃同母兄弟。所謂妾與妻乃一人耳，何嫡庶之有？想是姬籩當興，故天不使微子承統，則太史亦商家之妖孽與。呂覽：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逸周書亦曰：殷末孫受德。孔量注：紂字受德。鄭康成曰：紂，帝乙少子。帝乙愛而欲立焉。改號曰受德。時人傳

聲轉作紂也。馬融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蔡虛齋謂：使湯武或孔子居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蓋本孟子貴戚之卿立論，然商末時勢與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昌邑，俱不同。史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廢立之事，有所難行。益信國之存亡，天也。虛齋未熟揣時勢耳。

問慎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集註：滑釐，慎子名。然墨子有禽滑釐，乃墨子弟子，慎子之師。豈師弟同名與？荅曰：慎子名到，慎子言滑釐不識者，謂孟子不可之。

說非獨我不識即我師禽滑釐亦不識也蓋甚不解之辭。史記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則滑釐固儒者也而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墨子曰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是滑釐蓋善用兵者故慎子特舉以對

問周官虎賁氏虎士八百人而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收誓孔傳兵車百夫長所載

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孔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孔畧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孟子書傳革車與戎車異三千與三百異何也答曰朱書序集傳傳云戎車駒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亦謂輕車革車輜車亦謂重車載器械貨衣裝者也左傳乙卯楚師軍于邲丙辰楚

重至于郊。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輶司馬法曰。一車常在兵車之後。故楚重車。次日乃至。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馳車也。共七十五人。炊者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草車也。共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席賁百人之長也。是朱子亦以二車謂之兩也。乃註孟子兩車數一車兩輪也。與書序孔疏相同。然出戰無有以革車者。疑孟子革字當從書序作戎字。為是至虎賁實無三千人之說。朱子每斥書序獨于此註云。千序作百。陳氏櫟曰。一席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席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何義。

門謂車三百兩。每兩以虎賁一人。配車而戰。孔傳所謂百夫長。以司馬法計之。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三百人各領一車。所統已三萬人矣。書序云三百人。元不少也。故孫奕示兒編。宜以孟子虎賁三千人為引經之誤。又考伐殷時車數人數。各書記載不一。呂氏春秋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史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士四百。

人先庶國節窺戎興殷人戰乎牧之野逸周書克殷
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師尚
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需責戎車馳商師商師大
奔戰國策蘓秦為趙合從說魏王曰武王卒三千人
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趙策晉孔晁註逸周書戎
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
賈三千五百人夫周官虎賈氏其屬八百安得有三
千人之多况又增至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
百人即依所言三百五十乘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
有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

為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昭元年左傳服虔
引為司馬法曰五十乘為兩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
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此解兩字尤奇
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註學問之道固
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放心而已似學問專在求
放心由是誤讀之則象山頓悟之說姚江從一貫入
之說紛然並起而釋氏參禪打坐亦曰求放心而已
敢請一析其疑答曰此節須與凡有四端于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對勘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未在內
者要推出去此真亞聖讀書有得處亦為天下萬世

示為學之圭臬。黃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勉齋此條最精。不是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以致流為異學也。語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二語破的。吾師蘭陵莊方耕先生。有教人讀書數條。附錄於後。一治四書。

予程子曰。某自十七八時。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四書本文。明白簡易。本無難解。又得朱子章句集註為之指南。後學可以不惑于他岐矣。諸生讀書作文。有年而書理未透徹者。其故有二。墨守俗下講章。一害也。講書時。便只為作文計。二害也。其法必先讀白文。尋其脈絡意味。有未解處。乃玩集注。有未暢處。乃閱大全諸書。仍亟還看註已了。仍亟還看白文。循環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然後以六經充實之。以諸史証佐之。以立身行己體驗之。以世情俗務旁通之。則二害去。指要明。而文亦不可

勝用矣。此實讀書之總法也。一讀漢書。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自唐宋八家以來。雖有俊傑。皆為其所籠罩。漸以成惡習矣。不讀史故也。孟堅才不逮子長。而漢書于法為備。于體為純。以其專紀一代之事。而博採一代之文。故也。諸生有志于應時度務。文章經國。而不讀漢書。其猶緣木求魚乎。一讀此書。文不可勝用。而又皆有實用。非空言比也。宜用讀經法。讀之不可。涉獵而止。一閱資治通鑑。日以一卷為課。隨宜增減。不可一日間斷。雖不必讀經徧數。亦要反覆熟看。一事之始終。一人之本末。姓名爵里。謚號。皆當詳考。記

入冊子。又湏分項詳看。如君臣之明闇。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沿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去留。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否。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拜。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戰守之機宜。四裔之叛服。如此等類。皆分類編一冊子。以強識待問。不可草率看過。亦不可私立偏見。見事多則理明。虛心定志。設身處地。為要。胡三省註甚佳。音讀宜依此為據。每十日或半月。得朋友相切磋講論一番。乃佳。朋友居址相遠。亦湏寫入小札。彼此傳問。凡經書皆宜如此。不則孤陋寡。

聞雖終日讀書為天下笑也。宜知所戒。溫公通鑑既畢。接看宋元通鑑一閱。文獻通考是書與通鑑相表裏。自三代以上至宋。歷代制度因革。班班可考。書凡二十四門。最宜劄記。每月以一門為課。每事類抄。仍留餘紙以便續添。將來庶免禮官不知禮。樂官不知樂之謬。不止為對策而已。通考畢俟欽頒續考。仍如前用功。一溫習四書文。選詞旨明白。義理醇正。清切有味。法度犁然。首尾完密。可謂程法之文。二三百六十篇。選文之訣。一篇自成一法。可以觸類旁通。五六六十篇。選文之訣。一篇自成一法。可以觸類旁通。一篇自成一家。可以襲長棄短。多讀則徒為重複。而

已人人傳誦之作不可去也。自家研悅之文不可去也。如係庸俗文。不可不去。與自家相反相遠之文不可去也。總在得其相題行文之法。其造意出言。在能發人所能發。而是非不謬于聖賢。則作文之要盡矣。其至與不至。只在讀書不讀書。非可乞靈于時文也。寧可有不讀之佳文。不可有偶讀之俗文。如油入麪。終身無出頭日子。雖有書卷。一入庸人心胸。皆成臭腐。其弊可勝言哉。戒之戒之。

問傳說舉于板築之間。說命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开入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築之以供食。蔡傳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
二說孰長？荅曰：孔氏之說傳之自古家語。孔子云：傳
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莊子傳說胥靡墨子
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岩屈原離騷云：說操築于傅
岩。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史記傳說匿
於傅險。險古字班固公孫宏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
達旨云：役夫發夢于王公張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
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
表云：有遺德于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
下板築杵頭鐵脊也。王子年拾遺記傳說貨為赭衣。

泰山深岩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傳說去其泰山釋彼
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思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
傳說去為殷相右諸說皆與孔傳同。不知九峰何所
本而異其說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章與無為其所不為章義似相同。但
彼引其端而此竟其緒然否？荅曰：無為其所不為是
一件事。指初終前後言達之于其所忍所為是兩件
事。指彼此大小言無是逆制工夫達是順推工夫達
字緊照注中氣質物欲四字用力察識擴充然後能
達。非於忍處達之直從不忍源頭達之也。為亦猶是。

次節充字非另意。由此之彼為達，到得滿量，便是充矣。仁心易見，義之條理難知。故下文單言義。

問孟子趙注、菑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其說然歟。答曰：菑朱不見於他書。邠卿之言為得其間實。仲虺_字虺一作隗。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隗又作醜。史記中醜作誥。又作歸。荀子其在中歸之言也。又作隗。見顏氏家訓。晉書地道志。仲虺城薛城西三十里。

問散宜生。朱子集註：散氏宜生名。然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

堯妃。散宜氏女，則以散宜為氏。當何從？答曰：集註亦本尚書孔氏傳、困學紀聞從漢書。

問漢書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蓋七篇外有外書四篇。_見今可得而見歟。孟子逸語散於子史者，其皆備于外書歟？抑有逸出於外書之外歟？答曰：孟子逸語不盡出于外書也。外書四篇，鄒卿謂其文不能閑深，不與內篇相似。故其書不甚傳。至宋熙時，子始為之注。熙時子者，相傳即公非先生劉貢父也。余從蘭陵薛方耕師錄副，讀其文，不與內篇相似，信然。然其他逸語散見于子史諸書者，大義微言似反突過外書。泰山

巖巖之氣象。往往遇之寓目之下。輒為掌記。共得若干條。今並錄後。○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齊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也。子益荀○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
列傳漢書○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餓莫知以學愈愚。○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苑說○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

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使聾者率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指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細無聲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土不居汙世夫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非遭彫世者歟。孟子曰。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孺人浴其淵。高不出于邱陵。則跛羊陟其巔。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于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此學之道也。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為經。變之為權。懷其常道。而挟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

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並韓詩外傳。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愚有不至者乎。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並孔叢子法言。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揚子諸侯有王

周禮大行人註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坊記

孟

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堯舜之道非遠人也入不思之爾。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干乘之執

不能一朝居也

並鹽鐵論

堯舜不勝其羨桀紂不勝其

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

風俗通國景失形

○孟子顏氏家訓亦引之

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

何也孟子

曰不敏異日聞居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憂色

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

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

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于齊而

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

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

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

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吾禮君

子謂孟母知婦道

列女傳

○千載一聖猶旦暮也

宗鮑照河

清頌拾遺記亦引之作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

生失之若其死

梁書處士傳序

周禮大。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孟行人註。

註

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堯舜之道非遠人也。

入不思之爾。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

意以順其惡。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干乘之執

不能一朝居也。並鹽鐵論。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

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國景失形。顏氏家訓亦引之。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

曰不敏異日聞居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憂色

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

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

不達其上德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于齊而

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

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

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

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

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吾禮君

子謂孟母知婦道列女傳。千載一聖猶旦暮也。宋鮑

清瑣。拾遺記亦引之。作千年一聖謂之連步。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

生失之若其死梁書。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

母應作子

人也。三國。曲意事貴。負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注。

正枉者必過其直。

後漢書注亦引

仲長統昌。矯枉過直。

。有人道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太山之高。

參天入雲。

並文選注。

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

廣韻

桂字。

人之所知。不若人之所不知。

梁武帝答臣下神滅倫。

君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

仁義為本。

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戰者。危事也。

北堂書鈔。

孟子曰。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

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

齧其墓。見官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

出為帳。三日后葬。今先君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

類聚。其有兩書其先引或義較精者有與七篇大畧相同意傳述互異槩不重錄。

問緝書鈞命決載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

一書。誠至德要道之所賅而存也。其古文今文。孰得孰失。荅曰。自遭秦燔。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鄭康成為之注。是為今文孝經。又魯恭王壞夫子宅壁中得孝經二十二章。魯三老孔惠。詣獻京師。孔安國作傳。所謂古文孝經也。遭巫蠱事。未之行。自晉至梁。孔鄭二家並立于學。其後

梁亂孔傳獨亡隋秘書監王邵于京師訪問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為稽疑一篇當時學者習于鄭注頗疑孔傳為炫所自撰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史官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則疑孔而信鄭卒行鄭學迨明皇御注出而鄭氏亦幾乎廢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誠篤論也五季喪亂孔鄭二家並亡宋熙熙初日本國僧奮然以鄭注孝經一本來獻于太宗後司馬光等得見之大喜此載在宋史日本傳可信也至朱子作孝經刊誤多所更定以首六章為經以曾子曰甚

哉孝之大也以下為傳分釋聖經如大學體例並刪去所引詩書其闡門章仍古文錄入可謂條貫分明矣然古今文之孔鄭注自不可廢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二言而宋本經文二十二章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國古文二十二章經文一千八百六十字較宋司馬光指解增多五十一字較桓譚李士訓所稱少十一字今文十八章古文本不分章有分章者以庶人章故自以上加子曰二字共二十三字別成一章聖治章以父子之道天性也起至厚莫重焉二十七字為一章自故不

愛其親起至其儀不忒一百二十字為一章又加閨門章二十四字故云二十二章也。司馬溫公在洛陽有一老農問庶人章何以獨無詩引証溫公一時無以對後人且欲別擬二句以補之余聞之丁小山同年云首章引大雅詩以起下文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意如大學邦畿千里中庸衣錦尚絅之例是冒下而非束上之文也下引一人有慶即長守貴長安富也兆民賴之即保其社稷和其民人也戰戰兢兢起下文不敢道不敢行夙夜匪懈起下事君事長然則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正起下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意何庸補乎

問爾雅詢度咨諏訪謀也故朱註皇皇者華詩謀猶諏也度猶謀也詢猶度也意本爾雅乃左傳穆叔曰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外傳則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解各不同何與答曰分言之則字字有詮解合言之通謂謀議耳如國語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閔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莘尹皆變文以見意耳無甚義蘊

問爾雅蠅魄扇魄類也蠅魄勺扇勺言其類則扇耳乃

曾繹詩已無魄扇几邊亂空見毒鉏天際飛魄扇二字連讀有所本否答曰此曾詩誤也猶之大山宮小山霍宮字乃圍繞之義而宋晁補之作大山曰宮小山曰霍同一紀繆

問鯤魚子郭璞註凡魚之子搃名鯤內則卯醬卯音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鯈乃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何也答曰漆園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開端非真大也而晉江道詩巨鰲戴蓬萊大鯤運天地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移真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樂源問答卷第八

嘉興沈可培向齋氏

問子書今所傳者九十三家以鬻熊子為首然子畧載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遂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云云而書中有康叔守殷事賈誼新書又有成王問鬻子之文按史記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當周成王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楚夫鬻熊既早卒所封又其曾孫而書中載及成王時事則是書非鬻子手定乎馬宛斯亦疑鬻子之

壽過長與史記不合然與荅曰周公年九十九見風俗通論衡周公太公一百四十歲見金石錄竹書紀六年齊太公薨史記召公一百八十歲見論衡趙岐注孟子曰壽畢公弼亮四世亦享上壽鬻子之年何足異乎惟其書必謂鬻子半定亦未然劉彥和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似出後人編輯

問應劭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指鹿事見于史記束蒲事未聞答曰趙高之詐非止一端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以

為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羣臣言鹿言蒲者皆陰誅之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咸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問金生粟死之說荅曰管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商子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竟內粟十二石死于竟外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先後合符如此

問呂不韋作呂覽書成布之通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人莫能難。高誘序文曰。時人非不能增損也。蓋
憚相國之勢耳。然與答曰。然也。然懸金事亦不止呂
氏。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呂氏淮南事直千金。
註引桓子新論云。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
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縣置千金。延示衆士。莫有能變易者。今人但知呂
氏為縣金矣。

問方文軒時文古有七十士而一朝見者既非檀弓趙
文子管庫之士七十餘家亦非戰國策淳于髡一朝

而見七十士于齊宣王所引果何書也。荅曰。此用呂覽
也。考呂覽下賢篇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
之叔父也。所朝于窮巷之中。甕牖之下。七十人然七
十人非一朝見。文軒引用亦稍誤。又荀子堯問篇引
周^公之言。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
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
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又家語子曰周
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
百七十人。又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
之。墨子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

下猶如此吾何敢廢此也又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又史記及尚書大傳亦載其事而文小異傳聞異辭往往如是

問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折衝字其義云何答曰韓詩外傳注衝衝車也謂敵設此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考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盤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所謂風后

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宏所解定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容根曾為折衝將軍隋沈光為折衝郎唐時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為長松府折衝名各不

同

問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二十一年更臘曰嘉平論者以臘為秦制然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左傳虞不臘矣杜注以為歲終祭衆神之名然則臘非秦制與答曰應邵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

大蜡漢驚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蔡邕獨
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
蓋周時臘在蜡祭之後雖同在十月而各為一祭若
問
秦惠王初臘始皇又改臘為嘉平漢又改嘉平為臘
則不蜡而專用臘矣

問緯誠之學或存或亡其說有可節取與荅曰王子充
青巖叢錄云緯書漢儒以為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如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
度災記厯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

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訛春
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
考異郵保障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神圖潛潭巴說
題辭凡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
撰考讖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厯序孝
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
三十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太抵緯書之
說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命之道知後世不能稽
同其意故別立纖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于漢哀平
之世盖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則有緯故緯書

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謀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萬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為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寢微迨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

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来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除偽妄使學者不為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惟易緯乾鑿度猶存其他雜于傳記註疏者皆非全本而劉彥和以為事幽辭富有助文章故羲緯之源鐘律之要瑞孽之符鬼神之狀讀之者皆有取焉有孫轂者採古緯讖之書彙為古徵書而漢人內學復得見其緒餘蓋緯讖之書相傳

八十一篇其實不止八十一篇也黃庭堅曰九宮之法載于乾鑿度甚明蓋即洛書戴九履一之圖也陽九百六之義本于易九厄讖涼房卦法一卦七分六日八十分之七本易稽覽圖且稽覽圖文有云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政平均風乃不鳴條雨不破塊語皆董仲舒之所本也禮記所引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通卦驗東陸南陸西陸北陸出易統圖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貫珠出坤靈圖揚子雲太元其法本卦氣圖蔡邕明堂論云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

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所入學也俱引易傳太初篇符命之祖起于挺佐輔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出河圖帝覽嬉賈思問魏齊民要術所引雖似道家壓勝之術俱本魚龍河圖又古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慶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出河圖真紀鈞河流九曲之說本河圖緯象凡此精言奧旨悉本緯書然則緯本可採而讖雜以符瑞蓋其書起于漢中興之前盛于建武之代魏晉以降倚為符圖令人諱諱令人憚以至梁隋之世禁之燬之宜也然自昔為之說者有郊有袁為之

注者有鄭有宋雖不必全出于孔子。總係漢人所補綴學者略其荒幻之詞。取其精微之旨可也。被明堂禮運何嘗盡屬宣聖之筆哉。

問列子云衣則袒褐食則粢糲袒常怒切今人率用短褐誤與答曰漢書短褐不全杜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袒褐短褐皆有本問弋人之慕今人襲用已久先生謂慕字係篡字見揚子法言其誤始於何人答曰唐張九齡感遇詩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誤篡為慕後人沿之然相習已久改從其朔鮮不以為怪矣自非博學如周益公者烏知運籌帷帳之非誤哉俗稱沿誤而不能正者如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稱地師為堪輿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今稱貪食者為老饕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小謝詩本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竟以四月為清和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為左庶子以詩自嘲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是東宮詹事庶贊等官令以苜蓿盤專屬之學博漢制令僕六曹尚書八座也唐制二丞相六尚書八座也今以八人扛輿為八座生民詩誕字朱子以為發語辭今

以生日為誕日古云起復乃奪情也綱目房元齡以
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龍川志富鄭公韓魏公同
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
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
屢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指喪服未終言
耳今以服闋後再入仕為起復少陵贈嚴閣老詩扈
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時嚴武方為給事中通鑑王
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勅蓋唐人
稱給事中為閣老也今以閣老為宰相之稱史記至
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註云知雄守雌是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健訓
伉羨訓貪欲故耳今以健羨為愛慕之稱上古之世
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勞曰無恙乎非為
疾也容齋隨筆引公孫宏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
恙不已師古註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今以恙為
疾病之稱八分書蠶頭隼尾字體大概如八分隸
書者秦時變篆而趨簡易文書用之以吏胥所寫故
曰隸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六體書論云隸書
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今以隸書為八分書
之稱左傳里克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今以撫

軍為廵撫之稱。眉山蘓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有私印刻老泉山人東坡居士八字。子由祭子瞻亦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今以老泉為乃翁明允之稱。劉孝威結客少年塲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傳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今以行李為作客之衣袞。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曰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故李太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韓退之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句云。遇赦移官罪未除。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有句云。一旦失恩。

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今以量移為賀升遷之稱。問墨翟史記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孟子闢楊墨後世黜楊而不黜墨。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廉。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呂氏春秋不苟論。列子惠盡與宋康王語。鄒陽上書於梁孝王及賈誼。徐樂皆以孔墨並稱。范蔚宗又言墨孟之徒至唐代尤篤信墨子。故開元中以之從祀孔子廟庭。韓昌黎尊孟子正以闢楊墨而著讀墨子一篇。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之語。墨子果有不可廢者在。與荅曰。墨子之學雖偏而有實用。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

未法憂也。子之古非古也。淮南子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讀其節用明鬼兼愛非樂節葬誠皆夏后氏法也然則矯末俗奢淫之弊追古昔樸素之風非墨子其誰與歸。尊重子書亦隨時代升降荀楊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漢世獨尊荀子太史公稱為老師與孟子同列傳當時稱荀卿不名老子慘刻少恩莊周以荒唐之詞鳴而呂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以老子列孔子前唐宋政和中又詔陞老子于列傳之首別為一帙尊道

德為大經御製註解合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并禁以耳聃伯陽字命名陸德明經典釋文至以老莊二書列論語後爾雅前

問周末秦漢所以重荀卿者以李斯是其師說也今讀其書非十二子性惡等篇誠有如蘓長公所論刪復不遜自許太過者王伯厚亦云荀子言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則荀子亦有戾于聖門矣其書何以猶傳答曰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入于善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率性而勉于善特荀之言更偏耳畢竟聖人說得圓融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後世言性者。固可一掃而空之矣。然荀子之書非無可採。如勸學篇。朱子及真西山讀書之法。亦師其意。其他與小戴。大戴兩記。相出入者頗多。學者所當留意焉。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善相近乎。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堯舜耶。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為堯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知孔孟之旨。同則荀子性惡之說雖意有所激。而其偏愈見。

問。汪堯峰、魏和公皆引鄭人簡氏之說。辨楊雄未嘗仕莽。大畧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年。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不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百二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從官。若復仕莽。詎止

三世哉以是知雄決無為莽大夫及投閭美新之事
云云然否答曰是說也見雷翠庭先生讀書偶記中
蔡次明已駁之詳矣其言曰漢書孝成帝時客有薦
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
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班固贊曰雄自序年四十
餘自蜀來京師太司馬王音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
賦幸甘泉為永始四年事長楊校獵為元延二年事
則雄之待詔承明當在永始三四年也雄年四十餘
官京師亦烏知其為四十九與四十一耶若以四十
一當永始四年事則天鳳五年卒適當七十一歲安

得從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疑近百歲乎雄仕歷
成哀平三世不徙官非謂雄歷官止三世也且當莽
時雄已為大夫豈得云不徙官乎孟堅作史去雄沒
纔四十餘年不應錯謬如此紫陽千秋直筆特書莽
大夫豈其以訛傳訛漫不詳考誣千古之是非哉桓
譚新論則無稽之言不足辨也

問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息
小兒也與檀弓註異亦可採用否答曰此種字義雖
無甚關係然古人一物不知以為深恥愚嘗欲輯一
書將二字各義者悉為剖晰今未暇也姑就記憶所

及韋連書于左方。麌鶠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喬戰國策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註喬王子喬松赤松子。明公羊傳何休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果易良為果蓏木之實為果梅李是也草之實為蓏瓜瓠是也。羔庶物異名疏小曰羔大曰羊。麋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或謂鹿之小者曰麋非是左傳逢澤有介麋焉。楨書峙乃楨幹孔傳題為楨旁為幹楨當墻兩端者也幹在墻兩邊者也。宗禮記疏能知姓氏所出者為宗能

知明神之事者為祝。賛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又昔孔晁注逸周書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耄釋名七十曰耄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黑變色如鐵也蓋耄者髮白色耋者皮黑色。租金食貨志官田曰租私田日便齊書顧憲之疏云便於公宜於私。巫爾雅女曰巫男曰觋。獲凡男僕而娶女為婦曰臧女婢而贅男為夫曰獲臧言有贓者獲言在逃而執曰者古者因罪而沒入為奴婢故有是名。廣國語注東西曰廣南北曰袤。麟郭璞云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鳳雄為

鳳雌為凰。女詩註以色曰姤。以行曰忌。諱周禮
註死日曰忘。名曰諱。奚禮記疏有才能者曰奚。無
才能者曰奴。奚學記或原也。或委也。本曰原末曰
委。婿爾雅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吹噓說文出
氣急曰吹緩曰噓。敬曲禮在貌曰恭。在心曰敬。
頑詩傳飛而上曰頑。飛而下曰鴻。武彭箋二子一
名武。一名彞。居閩中。遂名其山曰武彞山。詛書疏
以言告神謂之祝。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言詩疏直
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而人聽之曰荅。難曰語。謂二人
相對。倉詩疏穀曰倉米曰廩。華中庸載華而不
穢。

重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雍州山鎮曰
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蓋華即西華嶽乃禹貢之
岍山後漢志名吳嶽實兩山非如岱嶽恒嶽衡岳以
華山為華嶽也。雲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
莊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莊與嶽皆齊城內街里
之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
年又敗諸莊哀六年又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
年慶封反陳于嶽即此嶽也。置孟子速于置郵而
傳命字書馬逌曰置步逌曰郵。鴻詩傳大曰鴻小
曰雁。孤貉孤性好疑貉性好睡是二獸。乾漢書註

鳳雌為凰。《駢詩》註以色曰妃，以行曰忌。《諱周禮

註死日曰忌，名曰諱。《儀禮記疏》有才能者曰奚，無

才能者曰奴。《原學記》或原也，或委也。本曰原，末曰

委。《儀禮記疏》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吹噓說文》出

氣急曰吹，緩曰噓。《敬曲禮》在貌曰恭，在心曰敬。

頑詩傳飛而上曰頑飛，而下曰頑。《武彭箋》二子一

名武，一名彞。居閩中，遂名其山曰武彞山。《詛書疏》

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語詩疏》直

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而人聽之。《荅難》曰語，謂二人

相對。《倉詩疏》穀曰倉米，曰廩。《華獄中庸載華而不

華字下脫獄字

嵩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蓋華即西華嶽乃禹貢之
山後漢志名吳嶽，實兩山非如岱嶽恒嶽衡岳以
華山為華嶽也。《雲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
莊徽孟子引而置之莊徽之間，莊與徽皆齊城內街里
之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
年又敗諸莊，哀六年又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
年慶封反陳于徽，即此徽也。《置孟子速于置郵而
傳命字書馬，追曰置步，追曰郵。《鴻詩傳》大曰鴻小
曰雁。《孤》孤性好疑，貉性好睡，是二獸。《乾漢書註》

得利曰乾失利曰沒。

穢爾雅穢酸棗說文棘小棗

酉篆文為卯死上開為卯萬物乘春而出上蔽為

卯萬物乘秋而歛也。

涕詩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爛漫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流離爛漫火之極也漫旁

从水不从火。

汙詩疏下田曰汙上田曰萊。

貨論

語疏布帛曰財金玉曰貨。

淮南子齊俗訓四方

上下謂之宇徃古來今謂之宙又揚子太元曰闔天

謂之宇闢字謂之宙。

闔周禮太史公功臣表

明其等曰

曰閑積其功曰閑。

賓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儀及

大客之儀註大賓謂五等諸侯大客即其孤卿司儀

諸公相為賓諸侯之臣相為國客。

跬禮記疏一舉

足曰跬二舉足曰步。

室孔隸穎達曰因其四面穹

隆曰宮因其財物充實曰室。

瞬息

一轉盼為瞬一呼

吸為息。

嬰禮記疏男幼曰嬰女幼曰兒。唐公羊

疏膚側掌也寸平掌也言泰山之雲濃密無間不容

一手也。

重穆重穆一作穜程說文先穜

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

銘彝按據說文則今之穜

字應作穜今之穜字應作穜

雷緯略有聲曰雷無聲曰霆。

股易異為股股股

雷二字。韻互易。韻考工記青襍者謂之文赤襍者謂之章。

隨足而動有巽順之意卦形下開詩赤芾在股是足

膝之上骨也。肱論語曲肱而枕之是臂之前節也。

阡風俗通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

阡南北為陌

如佛經本覺曰如今覺曰來蟲說

文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案已定而適重之間酌

其中而改正之為平罪名出入之間大翻前案為反

反與翻同

○矯保氏達書名於四方書點畫之異名

聲音之殊即象音諧聲也

○穡史記項羽本紀莫敢

枝梧註小枝為枝邪柱為梧

○穡易係用徽墨繩三股曰徽四股曰墨

○歌韓詩外傳有章曲曰歌無章

○謠韓詩外傳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祿周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于聆隧注回祿火神蓋二人名吳回陸終也。

勾直曰勾橫曰股

○性中庸孔疏引賀瑒曰性之興

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

是情

○鵠鵠鴟

二物也鵠隼也鳶也鵠也皆爾雅所

謂茅鳠也能搏捕鳥雀故曰既取我子又一種名角

鵠鵠也爾雅曰鵠鵠江東人呼為鈎鵠其狀似鵠有

角怪鳥也夜飛晝伏入城城空入室室空常在一處

則無害若聞其聲如笑者宜速去之興訓狐相似而

實二種夜能入人家拾人手爪知人吉凶故除爪甲

者埋之戶內為此也其聲連轉如云休留休留故名

鵠鵠江東人呼為車載板楚人呼為快杠烏蜀人呼
為轂轆鷹皆言其鳴則主死人也鵠即梟鳥賈誼云
鵬其實一物也吳人呼為魍魎吳球方作逐魂梟長
則食母故古人夏至磔之而其字從鳥首在木上周
禮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是也淮南子云覩瓦投之
能止梟鳴性相勝也詩為梟為鵠鵠與梟二物明矣
○橐孟子疏小曰橐大曰囊與集註異。○稼說文種
窟穴于地中見禮運註。○饑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
曰種稼斂曰穡。營營者營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
窟穴于地中見禮運註。○饑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
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旬饑毋一日餓黃公字說云饑

猶可生餓則至死是餓餓二字亦有別

問五帝之說不一以黃帝顙頷高辛堯舜為五帝者世
本及大戴禮家語兩五帝德篇並同此太史公所采
以成本紀者也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
皞配金顙頷配水為五帝者家語別有五帝篇載之
至孔安國尚書序則進黃帝于三皇而以少昊益五
帝皇甫謐帝王世紀蘇轍古史鄭樵通志俱本之鄭
康成則以帝鴻金天高辛高陽唐虞為五帝劉恕通
鑑外紀則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其說安
從荅曰此本無定以夫子之言岐見家語後儒亦惟

鵠鵠江東人呼為車載板楚人呼為快杠烏蜀人呼
為轂轡鷹皆言其鳴則主死人也鶠即梟鳥賈誼云
鵬其實一物也吳人呼為鰐魂吳球方作逐魂梟長
則食母故古人夏至磔之而其字從鳥首在木上周
禮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是也淮南子云覩瓦投之
能止梟鳴性相勝也詩為梟為鵠鵠與梟二物明矣
○橐孟子疏小曰橐大曰橐與集註異。○稼說文種
曰種稼斂曰穡。○營營者營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
窟穴于地中見禮運註。○饑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
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旬饑毋一日餓黃公字說云饑
猶可生餓則至死是餓餓二字亦有別

依竹沈

問五帝之說不一以黃帝顙頷高辛堯舜為五帝者世
及大戴禮家語兩五帝德篇並同此太史公所采
以成本紀者也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
皞配金顓頊配水為五帝者家語別有五帝篇載之
至孔安國尚書序則進黃帝于三皇而以少昊益五
帝皇甫謐帝王世紀蘇轍古史鄭樵通志俱本之鄭
康成則以帝鴻金天高辛高陽唐虞為五帝劉恕通
鑑外紀則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其說安
從荅曰此本無定以夫子之言岐見家語後儒亦惟

以已見進退耳亦猶三皇之名尚書大傳以為燧人
伏羲神農春秋運斗樞禮緯含文嘉皆以為伏羲女
媧神農鄭康成宗其說白虎通則謂伏羲神農祝
融潛夫論則伏羲神農之外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
曰女媧又如五霸之號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
杜註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本國周伯齊桓晉文
詩正義引服虔及應劭風俗通並同趙臺卿注孟子
則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為五霸荀子王霸
篇則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為五霸而白
虎通又有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之說

問左傳有帝鴻氏賈逵杜預以帝鴻即黃帝然歟答曰
非也按山海經帝律生帝鴻于寶晉紀革命篇鴻黃
世及非一民也帝鴻與黃帝並舉非一人明矣

問史記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槁牛槁牛父曰句望
大戴作句望父曰敬康敬康句望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
頊帝顓頊帝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大戴帝繫篇並同是舜
與堯同祖黃帝楊用修謂據史記世次則舜與二女
為曾祖姑人倫之理必不若是或者上世古之世無
取同姓之嫌乎答曰此先儒頗多疑之者今考路史
餘論呂梁碑劉軌作字為小篆碑中叙記虞帝之世

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
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此條較之史記
惟無句望其言系出虞幕五帝之中惟舜不祖黃帝
似得其實而二女之取非亂姓瀆倫矣按史記紀舜
世次可疑者有數端黃帝傳四世而至堯傳八世而
至瞽叟時代未遠不應傳世多寡至此可疑一也以
問堯之親九族舜為堯高祖元孫之屬必待四岳舉而
後用可疑二也左傳史趙言自幕至瞽叟無違命則
幕乃舜之先世而轉闕之可疑三也窮蟬既為帝子
何至即微為庶人可疑四也則史遷載記所言或有

問錯謬歟○魯語幕能帥顓頊者有虞氏報焉鄭語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合之史趙之言幕為
舜之遠祖無疑乃韋昭註國語以幕即虞思係舜之
後為夏諸侯者誤矣虞曾孫又金仁山前編謂舜出
于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夫顓頊黃帝之曾孫也既
不祖黃帝則亦不祖顓頊金氏出于虞幕四字本之
左氏最為諦當祖顓頊三字毋乃曰魯語而誤會歟
竊謂論舜世次以史趙言為可據

問日知錄謂史記屈原傳放流一節當在頃襄王之時
史公信華書之失其次序然否荅曰屈平既嫉之之

下直接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豈不合拍、乃必加以雖放流、睠懷楚國一段者、所以盡屈平之心事、結懷王之罪案、此序述兼議論、史公所以獨步千古也。至于上曰王怒而疏屈平、又曰屈平既絀、又曰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則放流明在懷王矣。下云項襄王怒而遷之者、乃又從而遷之使遠去也。如襄公二十八年、釋盧蒲嫳于北境、昭公三年、又放盧蒲嫳于北燕、原非一截事、如何可將放流一節、序于頃襄王之時乎。

問史記老子列傳、儋即老子、攷國記伯陽甫言周將亡

在幽王二年至烈王二年已四百七年、李耳累長不死、與荅曰、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陽甫於幽王時、列太史儋于烈王時、是兩人無疑、史遷所云儋即者老子者、徒以聃儋音相類、又同官太史而謠然、下文言世莫知其然否則、仍屬不定之辭也。

問

共和字、或以為二人、或以為一人、敢請其定說、荅曰

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汲冢紀年云、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索隱據此、及魯連子以為

共伯和其說甚當按共伯和不獨見于二書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祟乃立宣王共伯和復歸于家逍遙得意于共首之山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共伯和師古註共國伯爵和名

問史記秦始皇更命民曰黔首黔首之名始于秦歟答曰莊子逸篇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是秦以前已有黔首之名呂

氏春秋言禹愛其黔首是書成于秦八年亦在始皇更名以前李斯上秦王書有棄黔首以資敵國之語亦在前而禮祭義記孔子之言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此則正義所謂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

問泰山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獨日知錄辨為漢武帝立引史記封禪書及後漢書祭祀志謂皆云立石而不言刻石斷為漢武無疑亭林又著譎觚十事辨樂安李象先引別史為謬妄然與荅曰李象先說無確証故不能折服亭林考後漢書祭祀志乃上石立之泰山顛下注引風俗通云石高二丈一尺刻之

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此則刻文現載不得謂漢武碑為無字也亭林所見乃無註監本耳

問偃伯靈臺說本何書答曰後漢書馬融傳偃伯于靈臺注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伯謂師節也吳仁傑作兩漢刊誤補遺云按詩既伯既禱說文禴字注以為既伯既禴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云書或作禴兵祭也然則伯與貉與禴皆同音百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為位兵不出則

偃之伯表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謂伯為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罕旗漢之靈旂則古之伯也

問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謚也論語疏引之有足信否答曰少讀史記聞孤竹君姓墨胎氏未理會夷齊名字此種古人名字亦湏博覽如蒼頡姓侯剛見逸史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莊子註太公望名涓老子始生名元祿並見路史陳仲子字子終名仲見皇甫謐高士傳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見范甯論語註蕪故名饒見孫叔

教碑遽伯王謐成子見高誘呂覽註子推姓王名光

朱張字子弓。接輿姓陸。名通。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
秋伯嚭字子興。鬼谷子姓王。名詡。夏黃公姓崔。名廓。
字少通。東園公姓轍。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
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
非。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曹參字伯敬。嚴君平。名遵。
魏徵字元成。佛印姓謝。名端卿之類。屢經引用。然亦
有難信者。向見日本國孝經孔安國註云。孔子之兄
孟皮。字伯尼。夫聖母禱尼山生夫子。故號仲尼。孟皮
與九女。皆夫子前母所生。豈預知夫子之號仲尼。而
先號伯尼乎。其附會如此。

問兗州府志。引列仙傳云。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
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每斷穀入室。一
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酒如常。與世人無異。
攷史漢安國為孔子十一世孫。作書傳。不言學仙。則
列仙傳妄與。荅曰。此孔安國別是一人。非臨淮也。猶
董仲舒在八仙圈中。乃東漢末董永之子。非江都也。
孟張蜀張素卿八仙因李耳容成董仲舒
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璣
問後漢書孔融父宙。字季將。官太山都尉。融年十三喪
父。又稱獻帝建安十三年。融為曹操所害。時年五十
六。以此上推。融年十三時。是桓帝延熹八年也。而曲

阜孔廟現有宙碑明書宙卒于延熹六年是宜何從答曰延熹六年是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當以碑為

正金石文可正史書之謬以此至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謂宙卒于延熹四年朱竹垞又謂卒于熹平四年皆與碑異亦與史殊未審所據

樂源問答卷第九

嘉興沈可培向齋氏

問周禮賈疏以鄭康成為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康成註周禮既屢引鄭司農矣而世又稱康成為大司農何與答曰康成所引鄭司農名衆字仲師章帝時代鄧彪為大司農又有稱鄭大夫者乃仲師之父名興字贛嘗官諫議大夫大中大夫後漢書稱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衆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家法相承與賈景伯父子齊美二鄭俱在康成前故引用言官而不稱名賈疏所謂

先鄭者司農也後鄭者康成也若康成亦稱為大司農者以當日公車曾徵為大司農也至本傳但稱八世祖崇而不言其祖名沖魏晉時有鄭沖乃與康成之孫小同同時人也賈疏以康成之祖名沖無他書可證銘彝按康成祖名沖之說近錢竹汀先生直以周禮疏為誤引此條暗合○康成曠代大儒後學當知其事實愚近輯年譜一帙以後漢書本傳為主而附以他書雖徵引未博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今并錄後

鄭大司農年譜

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生

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郡國志北海屬青州部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

別傳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

太平廣記

陽嘉三年甲戌八歲

別傳元八九歲能下筭乘除

太平廣記

永和二年丁丑年十一

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教之

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太平廣記

永和四年己卯年十三

別傳元少好書數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

隱術世說新語註

漢安元年壬午年十六

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為改作又著頌一萬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太平御覽

漢安二年癸未年十七

別傳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世說新語注

建康元年甲申年十八是年八月帝崩冲帝立

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年十九是年正月帝崩質帝立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年二十是年六月梁冀弑帝

桓帝立

本傳元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杜密傳密遷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年二十一

本傳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

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美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

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書

別傳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書並精美
術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

世說新語注

永壽三年丁酉年三十一

本傳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事

扶風馬融

植字子幹
融字季長

按以本傳游學十餘年及年過四十迺歸供養
數語考之則西入關當在此時

本傳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

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
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
善笑迺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

按馬融卒于延熹九年時先生年四十則別傳

死成
所云在融門下七年當在此後數年也

延熹二年己亥年三十三是年梁冀伏誅

按馬融於桓帝時為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免官
髡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則為
冀草奏李固時也復以病去官是其歸里授徒
在梁冀未誅以前

馬融傳。融高才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

盧植傳。少與鄭元俱事馬融。

袁宏後漢紀。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見。元講習彌薦。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異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太平廣記

世說新語。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

傳授而已。嘗美渾天不得。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元能者。融召令美。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別傳。時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世說新語註

延熹六年癸卯年三十七。

本傳。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別傳。在馬融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

世說新語。及業成辭歸。融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

疑有追乃坐橋下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

按馬融以附和梁冀為正直所羞其他非一無足錄者何至忌才如此世說或得之傳聞

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一碑記弟子盧植鄭元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太平御覽

永康元年丁未年四十一是年十二月桓帝崩靈帝立

本傳元自游學十餘年廻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

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按此即先生自言年過四十廻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是也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年四十二是年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夷其族

建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三

本傳及黨事起廻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

銅嵩字賓石

趙岐傳靈帝初復遭黨銅十餘歲

靈帝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

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鈞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銅及五族制詔州郡大舉鈞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本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休字邵任城樊人升字辯卿代郡人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育字元春扶風漆人達字景伯

扶風平陵人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袁宏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元教援不輟弟子數百人

別傳遇黨銅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

世說新語註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美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

李邵傳邵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元陳紀等

相結

紀字元方
寔之長子

光和元年戊午年五十二

盧植傳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灾咎

中平元年甲子年五十八是年黃巾賊張角起

本傳靈帝末黨禁解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進
遂高南人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陽安人袁宏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

中平三年丙寅年六十

本傳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元不得已而請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即逃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商字子聲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譚自遠方至者數千

北堂書鈔趙子聲遺文書曰北海鄭康成學之淵府今與業共往視之故輩不暇顧命

抱朴子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也猶土地之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袁宏後漢紀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為
已佐鄭康成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康成幅巾
請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

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相見元長八尺須眉
美妙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匡正
不用而退

世說新語注

申屠蟠傳字子龍留外黃人陳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請進必欲
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
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
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字慈明叔第六子載疾在道北海
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
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蔽其不遇也則裸
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
何必首陽蟠不答

中平四年丁卯年六十一

袁宏後漢紀元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

就

本傳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

隗字次陽袁湯之子

按靈帝紀熹平元年十二月以大鴻臚袁隗為司空五年十月免光和元年四月以太常袁隗為司徒中平二年二月免六年四月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此云隗表為侍中正月平六年以前隗免司徒為後將軍時也

中平五年戊辰年六十二

申屠蟠傳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字元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

袁宏後漢紀中平五年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

其人儒法雜採學道寢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元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

荀爽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

中平六年己巳年六十三是年四月靈帝崩少帝
辯即位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殺何進九月董卓廢少帝為宏農王立獻帝

荀爽傳論及董卓當朝復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年六十四

本傳國相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

深敬於元屢造門告高密

縣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

賢之意也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

司馬

廷尉

吳公

河南守文帝時為謁者僕射鄧公

時景帝皆漢之名臣又

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史記四人

從太子曰東園角里先生

黃

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

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

海于公

于定國之父

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

迺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今容高車

號為通德門

太平御覽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牋言鄭公增
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來五斛以酬執事者
之勞

孔融傳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
忤卓言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
卓乃諷三司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
兵講武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
彭璆邴原等

按孔融傳融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又

云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
裁數百人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
東山以在郡六年一語攷之則融於初平元年
始為北海相無疑

司馬彪九州春秋融住北海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
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續漢書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二十八舉賢才顯儒士
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
為鄭元特立一鄉名鄭公鄉三國志崔玄傳注

按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

改孔融融本傳言死時年五十六則融當生於桓
帝永興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年當三十八續漢
書所云年二十八誤也

九州春秋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曠溢才命世其所
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
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
子孫禮及高設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

三國志崔玄傳注

太平御覽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
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

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冊乎。

按此非孔文舉之言或係王肅之徒偽託耳。麟鼓郊天之說三禮註及他處引用俱無之。

邴原別傳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傑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青州有邴鄭

之學

三國志邴原傳注

原

邴原別傳原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

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蹣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邱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王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邱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後原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

本傳董卓遷都長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

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

按趙相趙王虔之相也當時董卓欲顯拔幽滯以塞人望然先生不從何進其肯從董卓乎道斷不至蓋託辭也

鄭太傅義兵起董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公業太之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東州鄭元學該字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諒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

董卓傳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

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仕吏部尚書漢陽周珌遠字仲侍中汝南伍瓊瑜字德尚書鄭公業名范蔚宗父名泰故避名書字長史何禹等字伯求南以而於公業本傳則書泰為太陽襄鄉人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初平二年辛未年六十五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郡國志青州刺史部郡國六濟南郡平原郡樂安國北海國東萊郡齊國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字恭祖丹陽人接以師友之禮

孔融傳時黃巾復來侵暴融迺出屯都昌為賊管亥

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
賊乃散走

按本傳所云黃巾寇青部即孔融傳為管亥所
圍事也

三國志崔琰傳字季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
元受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
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元罷謝諸生
藝文類聚魏崔琰聞北海有鄭徵君當世名儒遂往
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都賦

三齊記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

避遺生徒崔琰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
草如蓮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

太平御覽

伏琛齊記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勞山小勞山在海
側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此太

寰宇記

三齊記鄭元刊註詩書按遲于鬻山上有古井不竭
樓宇記

獨生細草葉似蓮俗謂鄭公書帶草太平寰宇記

于欽齊東勞山不期皆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草
木為之秀異

宇記

太平廣記。鄭元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
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
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
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教僚屬。昔周人尊師。謂
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太平御覽。鄭元漢末遭黃巾之亂。客于徐州。今孝經
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之山棲遲巖石
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
先孫所作。今西上可二里許。有名室焉。周廻五丈。俗
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

陶謙傳。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
破走之。境內晏然。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
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
歸之。

按獻帝紀。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山。
太山太守應劭。字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海渤海
海太守公孫瓚。字伯珪。遠與戰於東光渡。大破
之。三年。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于東平。
東郡太守曹操大破之于壽張。蓋是時黃巾已
充斥于青兗之域。惟徐州竟內晏然。故避於此。

初平三年壬申年六十六是年董卓伏誅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
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允收付廷尉治
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
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
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初平四年癸酉年六十七在徐州是年李催郭汜

作亂陶謙等共討朱雋為太師討催汜不果

朱雋傳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董卓被誅唯汜作亂雋時猶在中
年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

桀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催等奉迎天
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
琅琊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
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琨前九江太
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
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納主劫執忠
良殘敵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入搢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
亂自起兵以來于今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
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詢議消國

難。食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禹禹。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催徵雋入朝。譙等遂罷。

興平元年甲戌年六十八。是年徐州牧陶譙死。劉備代之。據譙傳興元年譙病死而荀或傳謂譙卒于興平二年

三國志。孫乾傳。先主領徐州。乾被辟命。元所舉也。建安元年丙子年七十。是年曹操自為司空。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袁宏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

本傳。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士。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興。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遇閻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

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既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恩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恣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弗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

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綏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有所憤憤者。從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案黨錮事。起於建寧二年己酉十月。解於中平元年甲子三月。計十有六年。此云十有四年。舉其詔下所司之歲月言之。

晉書刑法志。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

漢議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元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

晉書律歷志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世說新語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捷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蓬彼之怒郭忠恕佩觿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墻成八字

建安二年丁丑年七十一

本傳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

遣使要元

大會賓客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白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竝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獻帝紀建安二年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

本傳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曰自贊曰故太山太守

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四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應劭傳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建安元年詔拜劭為

袁紹軍謀校尉

九州春秋袁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
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
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
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
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十二

本傳紹廻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
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廻以病自
乞還家

按先生未嘗為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世遂
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伏見故漢
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
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為博士不至而未
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華歆表見魏志高貴
卿公紀裴松之注

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元為大司農不至
抱朴子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

十四辟皆不就

別傳表紹辟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南史陳暄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曰昔周伯仁渡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

建安五年庚辰六月卒于元城縣年七十四

冀州隸元城

魏郡是年紹興曹操戰于官渡紹敗走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

歲在己既寤以識合之知當命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距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大平寰宇記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礪阜在

高密縣城西北十五里

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濰水又北水西有礪阜阜上有漢司農卿冢石碑猶存

唐會要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太平御覽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後

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世號萬
雅梁

晉書戴達總角時以雞卵汁浸白瓦屑作鄭康成碑
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

太平寰宇記唐貞觀十一年詔去鄭元墓四十步禁
樵採

齊乘康成祠墓在高州高岱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
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士傳
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
於劇東後日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

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
東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
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為鄭母云唐碑係萬歲通天間
年密州刺史鄭杏命參軍劉肱刻石今
祠中所存者係金承安五年重刻本

木傳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
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
禮
注謝承書載元所註此畧同
不言註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
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成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
於辭訓通人頗識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齋

魯間宗之

衛宏傳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
鄭元作毛詩箋

董鈞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
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
義長故為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通為三禮焉

三國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時樂安
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
以議短元叔然駁而釋之

世說新語鄭元欲註春秋傳尚未成時與服子慎遇
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傳注意元
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註尚未
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
氏注

張華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鄭元注
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元是
此郡人故以為敬

周禮調人疏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元周禮父之
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

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
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
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

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

校

尉不其事、侯伏完朝賀

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
八坐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
后獨拜於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
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
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
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

別、拜完則傷子道、拜后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
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
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
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
紀裂繡來迎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
送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送女、或言
送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鄰國夫人、其尊無
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
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
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事侯

在京師禮事出入室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繡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宮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聖賢羣輔錄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含海岱之

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譏其狀文獻通考漢世鄭元並為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

崇文總目鄭康成易註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崇文總目尚書大傳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

元註

文獻通考儀禮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竒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隋經籍志孝經鄭衆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

崇文總目鄭康成註孝經先儒多疑其書惟晉孫景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本傳其門入山陽郡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_玄著名於世慮字鴻豫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又安樂鄉侯玄魏東西曹掾遷中尉又

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後皆如其言

孔融傳曹操故書激厲融曰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元

按先生卒後八年孔融為曹操所殺時構成其罪者郗慮也融深敬先生慮既為門人而承望操旨慘戮無辜亦畔其師矣

三國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別傳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三國志程秉傳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元
三國志王基傳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

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

唐會要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
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編錄其
語謂之鄭記

別傳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元謂
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王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
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以女弟

太平
御覽

唐會要宋均序詩譜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本傳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
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
似已名之曰小同

別傳元子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
故名曰小同

三國志高貴卿公甘露二年秋八月丙寅詔曰閨內
侯王祥腹仁秉義雅志淳固侍中鄭小同溫恭孝友
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

魏晉春秋小同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

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訏之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范蔚宗祖父甯字武子晉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

顧炎武日知錄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為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頽湛注云頽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云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

期也妾不得體君得謂其父母遠也註云然則女君
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
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
篇用尹祭註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
言牲號而去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尤多置駁
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註云當
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舉葬
其妻犯人之未註云恃寵唐唐民非也叔仲行請總衰
而環經註云弔服之經服其男非月令篇孟夏之月
行賞指諸侯註云祭統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

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
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
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章艾則墨謂立
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
母有壞隙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鼈
登龜取鼈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鼈
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
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
誤也孟秋之月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
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

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天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註云尸或詰為主此尸神像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

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襍記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左氏註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可謂卓然者乎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

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竝令配享宣尼廟堂。

宋大中祥符三年戊申，詔封大司農鄭康成為高密

伯。

程敏政宏治元年考正祀典疏：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能以發聖學。若五人皆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乞將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

明史嘉靖九年大學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

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國朝康熙十九年國子監祭酒王士禎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略曰：鄭康成博稽六藝，所注詩禮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以張孚敬之議改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其疏部議未允行。

陸隴其靈壽志：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可以一眚

掩大德乎。

朱彞尊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魚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為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成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為經。緯自為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如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

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
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
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
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
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
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
之文也。三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
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
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况鄭氏之
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

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後祀。孔廟不當罷。
雍正二年甲辰復從祀。

潔源問答卷第十

嘉興沈可培向齋氏

問分野之說昉于周禮鄭康成謂其書亡矣天道甚遠
天星之疆度與國土之妖祥上下相繫之處可得聞
歟答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
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康成謂保章星土之說其書
已亡史漢所載以經星十二次屬十二州揆之保章
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理亦合蓋以丑為星紀吳越也
其中吳屬斗一星粵屬牛女二星子為元枵齊也屬
虛危二星亥為娵訾衛也屬室壁二星戌為降娄魯

也屬奎娄二星酉為大梁趙也屬昴畢二星申為實沉晉也屬參其後又分魏為觜參二星韓為角亢氐三星未為鶉首秦也屬井鬼二星午為鶉火周也屬柳張二星已為鶉尾楚也屬翼軫二星辰為壽星鄭也與韓同屬角亢氐三星卯為大火宋也屬房心二星寅為析木燕也屬尾箕二星然興近世之廣狹過度不同矣且星紀牛牛女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南方之吳越鶉首井鬼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西方之嬴秦元枵虛危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東方之齊降娄奎娄西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

東方之魯此不可解也國語謂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蓋以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為周分春秋傳云參為晉星商主大火蓋以晉文公即位歲在實沉故以實沉為晉分星星見大辰知宋將災故以大火為宋分星儒者據此遂謂諸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處即為其國分野然自黃帝時受封萬國何以前此封國歲星不應獨至周乃應况即周所封之國亦有絕而復續者據前封時之星乎據後封時之星乎三卿未分晉當何屬其後分晉方始有趙乃韓魏無專分之星而趙列為大梁得畢昴二星秦拔西河魏當

何分周未東遷。何以已直鶉火。鄭直氐角亢。何以與韓。同此分星。此又不可解也。至于星之所轄。廣狹迥殊。鶉首極廣。鶉火極狭。即如井鬼之于吳越。今秦。今四川。雲貴。及緬甸俱屬焉。斗牛女之于吳越。今江南。浙江。福建。江西。以及日本。琉球俱屬焉。地何廣也。至於豫州。今之河南。古一州耳。何以衛之室壁。趙之畢昴。周之柳張。鄭之角亢。氏宗之房心。十一星聚焉。他州地廣而星少。豫州地狭而星多。此又不可解也。至于說之最紕繆者。為晉之天文志。曰壽星。鄭之分野。屬兗州。考鄭在河南。何嘗在兗州也。又曰娵訾。衛之分野。屬

并州。考衛在河北。濮州等處。何嘗在并也。又曰降娄。魯之分野。屬徐州。考魯在兗沂等處。何嘗在徐也。又曰實沉。魏之分野。屬益州。考魏在汴梁。何嘗在益也。其分地之舛誤如此。時修晉書天文志者。為李淳風。豈明于天道。而不明于地理歟。然當日豈無同事糾正之乎。此又不可解也。惟唐釋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戒。謂星土以精相屬。而不拘于方隅。蓋取太史公占街南街北之說。而推廣之。其詳見于唐志。自得一行星土以精相屬之說。始知蒼龍元武。白虎朱雀之星。不必與土之東西南北相對矣。亦不必拘

封國時歲星之所在矣亦無別于諸星所轄疆域之廣狹矣况左氏內外傳言分野星土之相應歷歷如響或有妖祥而為之占者多得其效如魯襄公七年宋災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鶡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人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知其有天道也又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楚必無功註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是娵訾雖為衛之分然與晉相近都在西北歲星所在而楚犯

之故無功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灾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是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蓋周分鶡火楚分鶡尾歲星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也又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元年左傳子

產云辰為商星是大火屬宋也參為晉星是實沉屬
晉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左傳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去
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昭九年四
月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遂亾子
產問其故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之所相也今
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五年歲及
鶴火而後陳卒亾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年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左傳鄭裨竈曰七月戊子
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顙頷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妃也天

以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以是譏之則
客星犯元枵應在齊也昭十一年萇宏曰此蔡侯般
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此過矣楚將有之然壅
也歲在大梁楚復凶天之道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
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
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火灾乎梓慎曰往年
吾見之是其徵也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其興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於商為四
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

虛也。皆火房也。星掌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
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
子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昭二
十六年。齊有彗星。杜註謂齊之分野。正義謂出于元
枵之次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左傳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註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
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則其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又
晉語云。寶沉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亦云。歲在鶉火。吾
周之分野。是分野之說。明明可驗。至後世而其術益
精。且非獨二十八宿之有分野也。即北斗五緯三垣

五車等星。史記天官書所載。俱與方隅各有所屬。不
可誣也。

問天有十二重。然歟。答曰。楚詞。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後。世歷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有許多重數。蓋自日月
星辰。運轉于天。各有所行之道。即楚詞所謂圜也。其
最外者。為至靜不動。次為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分
也。次為南北歲差。次為東西歲差。此二重。天其動甚
微。歷家姑置之而不論。次為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
焉。次為填星土所行。次為歲星木所行。次為熒惑所
行。次為太陽日所行。黃道是也。次為太白金所行。次

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
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
子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昭二
十六年。齊有彗星。杜註謂齊之分野。正義謂出于元
枵之次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左傳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註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
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則其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又
晉語云。寶沉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亦云。歲在鶉火。吾
周之分野。是分野之說。明明可驗。至後世而其術益
精。且非獨二十八宿之有分野也。即北斗五緯三垣

五車等星。史記天官書所載。俱與方隅各有所屬。不
可誣也。

問天有十二重。然歟。答曰。楚詞。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後。
世歷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有許多重數。蓋自日月
星辰。運轉于天。各有所行之道。即楚詞所謂圜也。其
最外者。為至靜不動。次為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分
也。次為南北歲差。次為東西歲差。此二重天。其動甚
微。歷家占置之而不論。次為三垣。二十八宿。星主行

行。次為太陽日所行。黃道是也。次為太白金所行。次

為辰星水所行。最內者則為太陰月所行。白道是也。
要以去地之遠近而為諸天之內外。然所以知去地
之遠近者。則又從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而得
之。蓋凡為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
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為之食。是日遠月近之徵也。月
能掩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
于月。而卑于恒星也。五星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
近也。又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
故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
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惟恒星

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
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恒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
生焉。太陽與恒星相會。而歲寔生焉。黃道與赤道出
入。而節氣生焉。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
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五星與太陽離合。而
遲疾順逆生焉。地心與諸圖之心不同。而盈縮生焉。
問歲差里差之說。荅曰。梅定九歷學淵源云。近代治歷
逾密。而其大法定于唐虞之時。天歷所步有四。曰恒
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筭數。曰圖象。
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日離月。朓晦

謂見西方聃，朔而月見東盈縮交食，遲留伏逆掩犯

方謂之聃

謂見西方聃，朔而月見東盈縮交食，遲留伏逆掩犯

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歷者笑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窺測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時，然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者有微有著，然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箋。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

為六十六年又八月，回回太西差法相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損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為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之所居，有南北東西，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裡，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京房曰：先師以為日似彈丸，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暗。唐徐昂宣明歷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歷有九服測日，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來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

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
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
定里差。距數逾遠。差數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
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
歷至近日。屢變而益精者。以此然謂定于唐虞時者
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
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氣窺也。故為之
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
以日之出入發敏。不可以一方之所見定也。故為之
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

之本法也。

問盧仝月蝕詩。以食月為蝦蟆。好怪耶。抑實有所本耶。
答曰。孔子修春秋。但云日有食之。而不明言所有何
物。周禮十輝。五曰闔。亦指日食。而不明言所闔。何故。
蓋合朔時。月行黃道。日為月魄所掩。而日為之食。至
望時。月食漢。張平子璽憲稱為闔虛。宋儒極力解之。
而未明言其故。蓋月借日為光。望時。日月對照。月行
地上。日行地下。而日光適為地影所掩。此月食之故
也。盧仝所云。詩人讃語耳。○月之行。二十九日五十
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當朔日之交。月行黃道。

而日為月魄所掩。是為陰勝陽。其變重。自古聖人畏之。若日月同度于朔日。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闕虛之內。則月為之食。是為陽勝陰。其變輕。朱子謂月食終亦為灾。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所謂闕虛。蓋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闕氣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食薄食之大畧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遇災而懼以此。

問水經注云。灤水北為大明湖。今灤水源于趵突泉。繞西城外。由城北為灤水。至灤口入大清河。而大明湖別匯在城諸泉之水。出北水關入灤水。與水經所載

不合。何也。答曰。城内外七十二泉。皆濟水伏流之所發。其源本同。則趵突可名灤源。城中諸泉。獨非灤源乎。且濟南舊治。在東平陵城。水經所謂武原水。北逕東平陵故城西。是也。至宋方建今治。安知未建城之先。趵突不與諸泉同入大明湖與。

問漕運之在山東者。一千二百里。其濬治始末。可備聞歟。答曰。愚昔年在運河道署。輯東運鏡機一卷。言之極詳。曾為序之。云都燕自元始。運道之自北而南。亦自元始。其初汶與濟通。而不與泗通。自畢輔國引汶入。洸。由洸入泗。而淮泗之舟可達任城。然自任城以

北必由陸運始入御河至元二年李奧魯赤自任城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入海由海至直沽後海口河淤仍從東阿捨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以達京師至元十二年用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通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名會通河而東阿之舟可達漳御然初開時岝狭水淺所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明永樂九年宋禮濬會通河用汶上老人白英計築載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濟運本北流七分南流三分而地勢北高南下今變為北三分南七分余

近作蓮子湖舫歌百首內一絕云綠楊如線繫歸駿耳帳紅羅曉夢甘休把郎心作汶水三分向北七分南蓋紀其事也

又命金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塌場口築堤導河經呂梁徐州二洪南入淮黃淮遂引始罷海運然自南陽達穀亭在昭陽湖西屢為黃水侵淤朱衡成其績而穀亭之淤避矣萬曆間翁大立傅希摯舒應龍議于韓庄下開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凡二百六十里劉東星繼之至李化龍始竟其功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我朝靳文襄輔以直河口塞董口又淤駱馬湖復淺濕遂因宿遷西北皂河集舊有河

形挑新浚舊上接泇河之委下達于黃開皂河三百里然自清口溯黃而上以達張莊運口尚長二百里因于遙縷二堤內挑中河三百里使重運一出清口即截黃而北由仲家閘至中河五百里以入皂河離不測之險溜行有繰之穩途其功與宋禮之濬會通陳暄之開清江相埒蓋自吳開邗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顧欲收其利難避其害自康熙二十七年皂河既成而運道之歷黃者僅七里糧艘安行如過枕席矣山東運道自譯縣黃林庄至德州拓園計長一千二百里

建閘四十九以權蓄洩設閘官三十一員以司啓閉而運河之水源本于諸泉會典所載四百二十五尚有新疏者共四百七十八泉時加疏濬以資不竭又有微山昭陽馬塲南旺蜀山馬踏獨山諸湖以為水櫃又有堤有壩有橋有埝有水口有涵洞有斗門有減閘挑淺濬淤塞冲防潰工要事煩所以迅糧艘而裕倉儲者全係乎此

問東省河之以清名者曰南清河曰大清河曰北清河又有小清河其同源異派歟答曰山左清河皆濟水伏流之散出者也南清河者自荷澤縣雙河口分支

東流為清河。由鉅野嘉祥入濟寧。與牛頭河會。此南
清河古名南濟。一名魯濟。春秋莊公三十年遇于魯
濟。即水經所謂南濟。為荷水是也。北清河者。自范縣岱
河口上承魏河。洪河。瓠子河。小流沙河。四水入壽張
界。俗名沙河。至沙灣大壩。出道人橋。入運河。此北清
河古稱北濟。亦名齊濟是也。曰大清河者。本汶河故
道。明永樂中既于坎河築戴村壩。遏汶水西出南旺
矣。因于壩上分洩汶水餘瀝。至七里河。古名濟汶會
合處。世謂大清河。因小清河而得名也。又名鹽河。因
鹽艘往來其中也。經平陰長清過大清橋。由齊河至

歷城樂口。濼水者。趵突諸泉之水也。由樂口經濟陽
青城至利津牡蠣口。入海。此大清河之源委也。曰小
清河者。本濟水故道。今以章邱東陵山獺水為源。由
鄒平。新城。高苑至樂安縣馬車瀆。澄海口北入海。此
小清河之源委也。凡此四清河。皆係濟水。曹植云。汎
源導濟作潤岱。其明徵也。沈存中筆談云。歷下發
地泉。泉俱濟。斯言得其要矣。蓋河濁濟清。故名清。杜
佑通典云。濟水通得清之名。杜甫詩。濁河終不汙清
濟。亦極言其貞潔耳。潔故沙土不能混其流。貞故河
水不能亂其脉。性沉而行疾。故遇厚土而潛行。遇山

麓而仰出此濟之異于他水如此。今山東以清名地者甚衆。春秋隱公五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註清衛邑。沛北東阿縣有清亭。知古時已有此名。

問言治河者前有賈讓後有賈魯而讓之三策世尤盛稱之其果千古不易乎抑古今異宜也答曰讓之言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

人功何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徃徃服引取之旱則開東方

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杭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之言如此後世遵之者迂違之者悖惟本朝靳文襄公論最平允其言曰賈讓三策邱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詆其謬者亦有之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泥其所言平其心毋逞其所快蓋讓之策乃專為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為治河立

論也考黎陽即今濬縣東郡白馬即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沖者即濬滑二縣之民貪近河肥饒沿金堤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也民繕完故堤增卑倍薄為下策者即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堤非專謂堤防為下策也夫河一折即一衝衝即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為徑直之石堤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束河而仍用堤用堤而必以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堤以治河也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祥其地或

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昔者潘
李馴嘗辨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
上策徙冀州之民。辨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
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
其中策多張水門。旱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
流。辨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既傍
西山作堤。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皆是也。至若曰。
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淤漫之。夫讓
所謂水門。即今之間壩涵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
然即李馴治河。何以不廢間坝涵洞乎。又曰。旱則河

亦淺。無以分溉。則又不然。蓋讓所言溉。亦止言冀州
石堤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
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即淺乎。又辨甘州
以下濁流不可溉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論之。若
所云。疆理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
南北之異者也。其他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
於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
後世當水冲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濬滑以上。
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堅地作石堤。今自開

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固能。况三百里乎。且李馴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濁。或尚可因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為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堤。以束河。使不得他徙。建牐壩。置涵洞。以保堤。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之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

曰。讓之三策。自為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為治河立論也。鑒于古而不膠于古。不亦善乎。

問北直水道源流。書缺有間。先生久居其地。能一一指

示與。荅曰。此愚夙嘗究心者。令試言其畧。^大玉河源

出宛平縣玉泉山。匯為西河。分流而入德勝門西水

關。過皇城五龍亭前。為北海子。入大內。從金水

橋。流經玉河橋。出正陽門東水關。東迤稍北。至東便

門東水關。出注通惠河。所云護城河。皆玉泉之分流

也。通惠河。亦名大通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

泉。西南會一小。馬眼諸泉。又經宛平縣玉泉山東繞

甕山滙為七里灘。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
從月橋入大內，南出河橋水門，合南北城河，經大通
橋，至通州分流。一自舊城西水門流入城內，至東水
門出，一自新城西門外，繞新舊城南折而東北合流。
至張家灣城東門外，入潞河。通惠河自元郭守敬疏
于至正二十八年修于明嘉靖八年，吳仲迄今建閘。
築堤水利愈廣矣。張家灣在通州南十五里，元萬戶
張瑄督海運至此故名。畿東之水莫大于通之路。
河永平之灤河，而諸水附焉。潞河在通州城東，其
上源有二，一為東潞水，曰白河，即古佑河，亦曰潞河。

方輿紀要云：白河源出宣府龍門東滴水涯，一名鮑
邱水。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酈註：鮑邱出禦夷北
塞中，是也。東經密雲之石塘嶺，入通州城，東北與富
河合，東南徑武清而入直沽，合衛河入海，即元史所
謂通州運糧河也。是白河鮑河皆東潞水也。薊門考滴
縣崖而下者，即白河上源，又東有白河堡，鎮河整皆其
白河所經也。白河者，以兩岸皆白沙弥望，故名。

一為西潞水，亦曰富河，即古濕餘水也。一名溫餘河，
亦曰榆河。方輿紀要云：濕餘河源出軍都山，至舊縣
西而伏，又南復出，謂之榆河。其發處為月兒灣，或名
濕榆河。今上流已涸，下流為沙河，入順義境，至通州

問

龜山滙為七里灘。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從月橋入大內，南出河橋水門，合南北城河，經大通橋，至通州分流。一自舊城西水門流入城內，至東水門出，一自新城西門外，繞新舊城南折而東北，合流至張家灣城東門外，入潞河。通惠河自元郭守敬疏于至正二十八年修于明嘉靖八年，吳仲迄今建閘築堤，水利愈廣矣。張家灣在通州南十五里，元萬戶張瑄督海運至此故名。畿東之水莫大于通之路河，永平之灤河而諸水附焉。潞河在通州城東，其上源有二，一為東潞水，曰白河，即古佑河，亦曰潞河。

鮑字下脫河字

方輿紀要云：白河源出宣府龍門東滴水涯，一名鮑邱水，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酈註：鮑邱出樂安北塞中，是也。凍經密雲之石塘嶺入通州城東北，富河合東南徑武清而入直沽，合衛河入海，即元史所謂通州運糧河也。是白河鮑河皆東潞水也。薊門考滴縣崖而下者即白河上源，又東有白河堡鎮河，蓋其水白河所經也。白河者以兩岸皆白沙弥望故名。其一為西潞水，亦曰富河，即古濕餘水也。一名溫餘河，亦曰榆河。方輿紀要云：濕餘河源出軍都山，至舊縣西而伏，又南復出，謂之榆河，其發處為月兒灣，或名濕榆河。今上流已涸，下流為沙河。入順義境，至通州。

城東北會白河入海是富河即水經所謂沽河皆西潞水也二水至通州合流以通州地漢時置潞縣王莽改潞縣為通路亭至後漢以此地為漁陽郡領潞縣加水旁于潞水之名自此始也按自幽雲來者為白河自順義來者為富河至通合流為運河水漲時易於泛溢故于香河下流設王家務引河即青龍灣又為匡兒港灰壩以洩之。灤河在永平府其源出宣化府西一百二十里炭山東北流經雲州堡又北流經故恒州南入薺開平衛土人謂之商都商都者上都也東南流古北口邊外七百里與九流河合逶迤

而入遵化北口外之柳河又有青龍河及寬河自都山西來入之又東南過潘家口鐵門關注之又東入團亭塞行內地又東南經桃源莊與潵河合又東至中峰山與恒河合又東與長河合又東至官寨與清河合又東過黃臺山之箕石去遷安三里納要孤水灤河至此其勢逾大每夏秋水盛濤若江河又南入盧龍縣界又西過清節廟又南至虎頭石與漆河合又南經巖石山橋與別故河合又南五十里至岳婆娑港入樂亭縣岐為二左曰胡盧河右曰淀流河至清河口入海即古濡水也盧龍縣界有小溪即齊桓公見俞兒處○漆河

出境外十八盤北旱落兀素百五十里阿老谷泉入
桃林關合青龍河漆河者即水經元水也。青龍河
出都山東南豹崖之三岔過孤竹故城入灤河他如
溫河白溝河淘金河橫河涼水河飲馬河聖水安水
谷溝河皆永平水之宜加疏導者也。香河在香河
縣東俗名長溝水有香氣縣以此名。泃水方輿紀
要云泃水一名廣漢川發源黃崖口西南流經盤山
之陰入平谷縣為泃河又南入三河縣又東南流入
寶坻縣界畿輔通志云至寶坻會潮河入海亦曰渠
河按寶坻潮河即白龍港亦曰運糧河源出古興州

即古鮑邱水分支自明景泰二年由北塘河口開引
新渠由是天津糧艘由直沽逕寶坻之潮河而上汎
乎薊州即今所謂薊運河也至嘉靖三十四年遏潮
河不使入順義竟由岔雲遏白河至今寶城西境有
寶城縣亦曰泃陽村名泃口土人稱莫大于永定河滹沱河唐河
滋河沙河漳河衛河而諸泊諸淀諸小水以次見焉。
○鳳河源出南苑流經東安縣東北又東入武清
縣流入三角淀河道久淤雍正四年開濬。永定河
俗名渾河即桑乾河古濕水方輿紀要云源出山西
大同府馬邑縣經保安州西南出西山至順天府盧

溝橋東南流為看丹口。一支東入通州高麗庄。合固
白河。一支南流入武清。入小直沽。其在西山以上。岡
巒約束。勢不得肆。宛平而下。地平土疏。衝激震蕩。遠
徙不常。至康熙三十七年。改名永定。而河遂安瀾。陸
清獻公畿輔地圖記云。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
桑乾山金龍池接天鎮衛流入宣府東城西城深井
堡。保安州。礮山。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以其合
漏水也
漏水源出縉陽山。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盧溝橋。達固安縣
境。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
岔復合流入霸州。達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

玉帶河在霸州南境。白溝河亦名巨馬河。即涑水
宋遼水。累處其源發于廣昌縣涑山。流入紫荆關至
房山鐵線崖。分為二支。一南由涑水入白溝。一東流
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白溝河在雄縣西南。
新城正南容城東北。
沙河即秋蘭河。下流經定興縣與易州諸水合。曹彬
等夜渡巨馬河。瀕沙河而爨。即此水。大清河在雄
縣。發源于涑易沙三河。合流入白溝河。窪河在雄
縣藥王廟北。乃白溝河分流。琉璃河源出房山縣。
龍泉峪流經良鄉縣界。又東南至霸州入巨馬。即聖
水也。方輿紀要云。大房山下聖水泉即聖水之上源。

其委流為琉璃河，金史謂劉李河，逕良鄉縣至霸州

入巨馬河

琉璃河韓村河胡良河

狹河巨馬河白溝河合流入保定縣北之玉帶河東注東淀

由淀河東流入海

易水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是也

易水有三一為武水發源于易州寬中谷水經注云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歷武夫關東出兼武水之稱是也是為中易水一為雹水亦曰瀑河又曰鮑河發源于獨石岡經安肅合雞爪泉此水隆冬不凍灌菜甚肥過容城下流安州為南易水一為濡水發源于窮獨山水經云濡水出窮獨山南谷是也是為北易水至五里河口入白溝河按瀑河下流至容城南亦名白興良鄉

溝河與雄縣西南之白溝是兩處

○良鄉

縣茨尾河發源潭柘寺山流入巨馬河亦歸白溝河。漕河在安肅縣南發源漕河澤徐河源出易州五廻嶺安肅城北之萍河瀑布河漕河徐河興保定府南之府河方順河九龍泉同徑安州新安入燒車淀出趙北口大橋入柴伙淀蓋燒車淀白洋淀在趙北口之西故為西淀柴伙淀在趙北口之東故號東白溝與涿之琉璃新城之柴泉定興之北河諸水會為同歸東淀又東合永定河水同為淀河至天津北口之西故為西淀柴伙淀在趙北口之東故號東白溝與涿之琉璃新城之柴泉定興之北河諸水會為同歸東淀又東合永定河水同為淀河至天津入。唐河在定州即漫水也水經云漫水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是也中山即今定州水出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流入倒馬關逕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與滋沙二河合。滋河方輿紀要云滋河源出山西元和志云滋水出山西大同靈邱縣枚回山流逕正定府竟

內自無極縣深入深澤縣界。沙水即汎河。輿圖云。
汎河源出山西畿輔地。圖記云。沙水即汎水。發源山
西太原府繁峙縣白波頭口。流逕直隸阜平曲陽行
唐新樂。由定州流入祁州三岔口。與涿滋二水合。此
岔口與天津三
岔口同名異地下逕蠡縣南入高陽。為猪龍河。遇水
發時常虞泛溢。考名勝志。高陽故城東。龍化村是猪
龍河也。俗傳顙頷時有豬化龍而成是河。故名。按即
高陽之馬家河也。子牙河在大城縣東。源出自西南。
條汎未易悉舉。大要惟涿沱與金陽為衆流。最而
遠且險者莫如漳河。清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

樂平縣沾嶺一曰少山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
縣之發鳩山。分流至彰德府涉縣而始合。下至直隸
廣平縣。分為二。一東流于山東館陶縣入衛。一東北
入寧晉泊。而合釜陽。至冀州合滹沱。至大城東逕子
牙村。故名子牙。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
由雁門縣流入直隸平山縣。按山海經曰。泰戲之山。
滹沱河水出焉。周禮職方氏云。并州其川滹沱。禮記
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滹沱。戰國策云。趙
攻中山。以擅滹沱。蘓秦說燕王曰。燕南有滹沱。此滹
沱之名所由昉也。水經獨無其目。漢書地理志所載。

甚多而源委未晰畿輔地圖記云滹沱河在正定府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雁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遠正定城南歷藁城晉州束鹿至冀州會漳滏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為二支一東流為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泜青縣滏河口入衛。滏陽河即滏水源出磁州之神麁山山海經云神麁之山滏水出焉。滏水發源于鼓山之麓而上流八字澗浸澗之水亦常入焉。東南行二里許與墨龍洞水匯其流始大黑龍洞即神麁山也。東行至磁州南入邯鄲曲周東至雞澤磁州志云滏陽河自雞澤縣

三十里至平鄉縣之夏莊橋又四十里至任縣之新店橋又三十里至邢家灣又四十里至隆平縣之牛家河至寧晉縣合漳河。漳河有二源清漳出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沾嶺濁漳出西潞安府長子縣之發鳩山二水爭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東南合而為一曰交漳口東行二里入磁州西南境又東入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從臨漳東北入直隸廣平縣舊隸河南今將直隸濬滑二縣易之。恒水即槐水在曲陽縣東流入唐縣俗謂之橫河漢書地理志云上曲陽恒山北谷禹貢恒水所出水經注云瀛水又東恒水西南來注

之即禹貢恒衛既從也。余於乾隆庚子冬奉檄至定州查繪雪浪石進呈見定之西北恒山不甚高大疑古聖何以以恒為北嶽及山云古聖神靈能知地脈扁鵲善醫能見垣一方人豈有神禹不知山靈結聚之處乎恒山雖小譬如周成王雖冲子君也周召呂畢雖老年臣也。

○衛水在靈壽縣畿輔地圖

記云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方輿紀要云衛水在靈壽縣東北十里俗呼雷溝河此即禹貢恒衛之衛非大名之衛河也。

正定長蘆水即西漳水支流也今亦曰長溝經南宮入衛水縣界。大陸澤在任縣東北十里禹貢大陸既作爾雅釋地十數晉有大陸尚書正義引孫炎云今鉅鹿北廣阿澤也水

水經注云衛水北經鉅鹿縣故城東潞溫舒為里監門牧羊澤中取蒲牒寫書即此澤也畿輔地圖記云大陸澤受水之處在鉅鹿任縣隆平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洺河在平鄉縣元和志云洺河源出河南彰德府武安縣西北三門山下去縣八十三里方輿紀要云平鄉之境左舒右縮洺河在竟上沙河在竟外沙洺合流在平鄉南和之間。雞澤在永年縣西南十里左傳諸侯同盟于雞澤水經曲梁之雞澤國語所謂雞東北通澄河。衛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蘇門山東流經新鄉汲縣濬縣內黃魏縣大名入

山東館陶即古清河也。一名白溝。隋之永濟渠也。俗呼為御河。近孤女冢。古號孤女渠。隋煬帝征遼。改為永濟渠。○大名硝河。源自濬縣之大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東明縣之漆河。源自河南原武縣黑陽山。逕東明縣東。合於洪河。○東明縣東。賈魯濬河故道。通長二百十一年四月。總治河防使賈魯。濬河故道。通長二百八十里有奇。始自白茅。至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入山東界。○開州潭水。即古潭淵也。水經注引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盟于潭淵。即繁淵也。古瓠子。

河亦在開州。○渤海在天津縣東一百二十里。元時江淮漕運。悉行海道。以抵直沽。明永樂初。亦行之。自會通河成。始罷。元食貨志云。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果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樂源問答卷十一

古詩十九首
問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章為枚乘作。
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為傅毅之詞。王元美又謂中
間雜有枚乘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然則十九首非
一人作乎。答曰。自非一人作也。青青陵上柏一篇中
有宛與洛似出東都人之手。驅車上東門。東門乃長
安東門。似出西都人之手。大抵皆孤臣思婦友朋契
闊死生新故之感。比興意多。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自成千古絕調。吾鄉張浦山徵君有古詩十九首解。

果敢當此行尸走肉。和自補。西至京師。不盡向日而
山轉西。三擇。穿皇天。至登函谷門。島嶼。蓬萊。大華。
仙人。無主。宗廟。三妙。始轍。向東。升。黑水。大華。須知
會。通。何。知。踏。天。劍。指。赤。云。斬。戰。之。眞。自。平。攻。隱。劍
兵。斯。醉。數。升。無。黃。絲。那。直。胡。胆。永。樂。味。林。迷。丈。由
所。在。五。關。世。○。端。縣。五。天。率。轍。東。一。百。二。十。里。大。都。

劇佳。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不曰身瘦而曰帶寬。何也。歷來註家畧之。浦山亦未解。及此愚按列女傳齊既拘臧文仲。興兵襲魯。文仲遺魯公書。隱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吾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召母問之。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納之于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言思妻也。臧有羊。羊有母者。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

是有木治繫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髮不得梳。饑不得食。此古詩所本乎。若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緩帶者優游之稱也。另是一意。

問木蘭詞。說者謂唐初人記六朝事。別有事蹟可徵否。答曰。少聞之。吾鄉前輩諸草廬先生云。木蘭隋煬帝時人。姓魏。本處子。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木蘭痛父耄。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操戈躍馬而往。歷十二年。閱十有八載。人莫之識。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奏懇省視。及還。釋戎服。衣女衣。同行者駭然。事聞。召赴闕。煬帝欲納之。對曰。臣無姪。君

之禮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贈孝烈將軍。土人立廟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也。

問槎客至斗牛。指張騫歟。抑海上仙翁歟。荅曰。此詞賦家習用故實。荆楚歲時記。則謂漢武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有乘槎事。張華博物志載。八月八日。海上仙翁亦有乘槎事。相似而不同。少陵江樓夜宴詩。清動懷中物。高隨海上槎。又宿白沙驛詩。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分用此事。至秋興詩。奉使虛隨八月槎。兩事合用。識者譏之。

問少陵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五載。余尚

童稚。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劙灘。頓挫。獨出冠時。此渾脫二字之始。今先生以為劍器。渾脫皆舞曲之名。非渾脫劙灘頓挫六字為句。敢請其解。答曰。陳愬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為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為犯聲。王阮亭皇華紀聞載。朱中丞浣水續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瓊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予于役三關。次太子灘。隔㟁羣夷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

也。蓋渾脫其骨肉而製之。故以為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愚因憶南卓羯鼓錄載杜鵑漸于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岸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應節奏則舞名渾脫亦當以羊取義。以上皆見皇華紀聞又居易錄

載李中麓太僕名開先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

黠鹵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史自註云脫音駝。蓋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問少陵詩燈花何太喜。錢湘靈詩昨宵蟻子上羅巾。又喜鵲篴前報好音之類。今已成俗謬不識唐人有所本否。答曰本之劉歆西京雜記引陸賈云目闇則得

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目闇則祝之燈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俗語皆有所本。因學紀聞載之詳矣。愚更考得數條如一个出左傳偶然出漢書劉昆傳宗師出莊子及漢書朱浮傳封君出史記平準書官長出墨子尚賢篇腳色出北史杜銓傳夤緣出左思吳都賦告老出左傳賣官出後漢書桓帝紀買官出後漢書崔寔傳便宜出史記蕭何傳容情出搜神記權柄出漢書劉向傳兩造出尚書周禮文書出周禮小宰注罪過出史記二世本紀發覺出漢書高帝紀處

受記於漢子趙廣漢傳

出焦仲卿妻詩械罪出史記趙世家開釋出尚書招
搖出史記孔子世家武斷出史記平準書奈何出尚
書前輩出唐書裴伯傳後輩出唐書劉禹錫傳好人
出詩經主人翁出漢書東方朔傳公然出杜甫詩相
公出王粲羽獵賦結髮出漢書李廣傳風聞出漢書
尉佗傳倒好嬉出荻樓雜抄趙子昂語請安出左傳
別號月令鄭註市井出孟子奉承出左傳軍師出檀
弓

問詩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非
鶯字綿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今人遷秩謂

晚生出唐方載例傳山生出漢方朱雲傳不中用出史記中傷出列子篇復出
在山禽傳至出孝子傳業出國語傳喜出國策門下出戰國策第七
出史記高祖紀小兒出史記封禪方願荆出史記廉叔蘭相以傳先客出
史記鄒陽傳草葉出史記周原傳腐儒出史記廉叔蘭相以傳先客出
傳教孝出史記李將軍傳惡少出漢方昭帝紀居向出史記郎解傳云萬
出漢方成帝紀科第出漢方元帝紀銅鏡公漢方食貨志延身出漢方
五行志政招出漢方西蜀道傳房故出漢方司馬遷傳真目出漢方宋房傳
多謝出漢方趙廣漢傳惟恐出漢方朱博傳同季出漢方蕭何之傳同出
出漢方傅林傳相應出漢方外戚傳底裏出後漢方竇融傳守錢虧出後漢
方高援傳猶薄切邊寒心並出夏援傳聚沙出後漢方齊襄傳狐疑出後漢
班廷傳物色出後漢方嚴光傳危例出晉方衛玠傳酒令出晉方王徽之傳出
出魏方原傳潤筆出隋方鄭澤傳角出晉方嵇康之傳南出晉方王徽之傳

號字下脫此字

怕字有誤 或是洎字或是垍字須查

語譜非註不必刪註

問詩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非
鶯字綿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今人遷秩謂

晚生出唐方載劉傳山生出漢方朱雲傳不中用出史記中傷出列子篇出
在金匱石並出李少翁集出國語嵩喜出魏國策口下出戰國策第七
出史記高祖紀小兒出史記封禪方賴荆出史記廉叔蘭相以傳失容出
史記鄒陽傳草葉出史記周原傳腐傷出史記點布傳備勇出史記申屠嘉
傳數烹出史記李將軍傳惡少出漢方昭帝記后向出史記郅解傳云萬
出漢方成帝記糾第出漢方元帝記銅錢公漢方食貨志延身出漢方
五行為政招出漢方西漢傳直日出漢方京房傳
多謝出漢方趙廣漢傳惶恐出漢方朱博傳同季出漢方蕭何之傳同出
出漢方僕林傳相似出漢方外戚傳夜裏出後漢方竇融傳守錢虧出後漢
方馬援傳猶存切齒心並出馬援傳聚讼出後漢方袁徽傳狐疑出後漢
班延傳物色出後漢方嚴光傳危例出晉書衛玠傳酒令出舉方王敬傳酒
出鵠方原傳潤筆出隋書鄭澤傳閑節出舊唐书錢宗仁作陪出高房

右武帝之時。平出為唐太宗。京師行。皆唐方九天。至嘉儀笑。教出唐方鄭。齊侯。

眼。大出唐方安。福山傳。生事。生事。生事。机。無。廢。物。出。吳。越。者。執。鯉。溜。出。宋。神。筆。記。冬。

始。出。葉。蔓。得。避。暑。錦。活。多。言。多。效。出。家。後。深。根。固。柢。出。考。子。金。玉。備。堂。出。考。子。重。

跋。流。是。出。國。策。自。相。示。肩。出。國。策。吹。毛。求。疵。出。韓。非。子。見。笑。大。方。出。莊。子。官。久。自。富。

停。若。無。人。並。出。幽。文。記。刻。舟。木。劍。出。浪。南。小。種。力。成。多。一。和。氣。致。祥。並。出。漢。方。酒。囊。飲。

袋。出。王。充。論。衡。该。竹。容。易。出。虞。方。入。室。操。戈。出。後。漢。方。四。通。八。達。出。小。華。小。不。近。六。精。出。

兵。出。壹。统。治。地。出。史。记。商。祖。祀。武。断。痴。曲。出。文。记。五。章。君。傳。利。令。福。旨。窮。然。若。無。出。

史。記。平。原。君。唐。鄭。傳。言。人。人。強。出。史。記。商。祖。祀。世。宗。有。竹。面。目。出。史。記。立。嘗。君。傳。無。星。

弓。出。史。記。鄒。陽。傳。沾。沾。自。喜。不。直。一。錢。遂。出。史。記。魏。其。武。安。傳。死。所。復。生。出。史。韓。長。卿。傳。

後。來。居。上。出。史。記。汲。黯。傳。不。寒。而。栗。出。史。記。破。史。傳。延。年。益。春。出。漢。方。李。尋。傳。細。人。唐。置。比。漢。

力。漢。方。吳。見。事。周。生。古。漢。方。趙。廣。模。傳。落。之。現。金。出。後。漢。方。算。傳。之。自。喜。大。雨。心。见。底。並。出。桂。漢。

力。馬。指。傳。竹。致。木。肩。出。晋。方。陶。保。傳。此。魏。君。和。出。晋。方。褚。襄。東。傳。宣。有。此。段。出。考。方。唐。惊。傳。夏。

雨。微。出。梁。方。姚。察。傳。無。始。無。終。出。魏。方。段。风。根。傳。良。辰。美。景。出。

水。清。方。段。等。傳。方。底。圓。蓋。出。魏。方。袁。训。出。田。向。舍。出。三。国。志。人。血。戰。出。宋。方。明。帝。祀。多。公。私。出。

考。始。折。革。降。杞。出。唐。方。垂。致。喪。出。唐。方。酒。有。別。腸。出。五。代。福。君。心。靈。出。畢。仲。倚。幕。

石。燕。向。錦。打。革。鷺。咬。出。唐。常。俟。遇。柳。柳。柳。柳。出。唐。道。有。該。方。稚。出。鵠。林。玉。露。脚。

着。寢。地。出。宋。史。而。宿。得。旗。敵。相。出。管。詔。別。傳。天。下。太平。出。呂。欽。春。風。另。註

仲。石。燕。居。丘。以。丘。下。太平。也。鄭。折。子。羽。辭。篇。至。人。寂。然。無。散。物。之。形。淳。無。以。定。之。而。空。

浮。人。足。天。下。太平。是。也。考。折。仲。夏。也。天。下。太平。萬。物。安。甯。韓。非。子。思。考。篇。天。下。太平。之。士。不。以。

掌。勸。他。天。下。太平。之。而。不。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淮。乃。之。今。序。太平。之。士。不。以。

七。鄭。君。云。今。平。不。平。矣。故。从。其。志。而。生。之。公。羊。傳。麟。有。至。志。知。至。休。休。云。上。有。至。帝。呈。

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其。之。於。史。却。者。史。記。夏。本。之。為。苦。成。功。于。天。下。天。下。於。生。太平。之。史。

見。于。離。子。方。者。白。虎。天。下。太平。符。瑞。来。至。又。書。文。數。聚。引。孫。氏。瑞。原。圓。一角。獸。者。天。

太平。列。至。又。列。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列。鶴。鹿。見。

向。日。知。錄。云。三百。篇。之。詩。句。多。以。必。聘。教。教。君。以。上。無。以。宗。考。以。下。教。考。助。學。人。

文。鑄。以。平。生。有。強。用。一。殺。到。底。者。終。不。以。大。人。之。變。化。自。然。也。然。則。古。詩。以。聘。教。

在漢情已然。詩無定格。惟其是耳。

向孫耕鵠格。後漢趙孟懿至漢魏。南人不平之。賦詩云。風煙傍陸駐三巴。漢
煥將坐蜀婦。鑿竹泥公向石床。我住入庵寇詣家。可見幕也。今道自在人心。司
馬溫可作通鑑。以魏為正統。李商隱自晉魏。從賓主及時。故作圓目點。歌辛
蜀。此出朱子獨見數答。曰。此時于習鑿玉漢晉者。纵也。以蜀為宗室。得也。正統魏受
禪。乃篡也。遂至晉平蜀。漢始亡焉。且在晉已有此論。余嘗謂陳寿。三國志。於魏之
知稱諸葛。武侯亦無憾。至引用原文。出自敵手。又曰。坐叙司馬氏。每多曲
筆。考矣得為良史乎。若以考為晉人。不得不爾。如彥威。非晉人也。
問詩伐木章鳥鳴嚶。出自由幽谷遷于乔木。是嚶字非營字乎。
綿禽出黃鳥。當是營字而入老遷者字。今人遷秩謂

之鶯遷似本此而以嚶為鶯。始于何人。答曰。本草釋
名禽經云。鶯鳴嚶。故名。或云鶯項有文。故以頭明
項飾也。或作鶯。意者鶯鳴嚶。故以伐木章之鳥。專
屬之倉庚乎。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
于磐。鶯遷于木之文。白氏六帖以遷喬隸鶯門中。李
嶠詠鶯詩。遷喬暗木中。則唐人多用之。而野客叢書
謂張平子東京賦。已有睢鳩麗黃關關嚶嚶句。証為
在漢時已然。然張平子究未嘗以遷喬字明屬之鶯
也。至梁昭明太子啓云。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始
明見鶯字。竊疑唐人鶯遷字俱祖此。

問李肇國史補載韓退之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
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
方能下後人疑退之賢者何乃輕身如此則肇所載
妄與荅曰退之岣嶁山詩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
樹猿猱悲游南岳如此游西嶽可知又荅張徹詩云
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晚海浪引袖拂天星
磴蘚達拳跼梯颶颶伶俜悔狂已昨指垂戒仍留銘
讀此知肇所載為不誣矣大抵蠻屐尋山為文人韻
事特不必總幽鑿險以致輕命如子美逆落瞿塘石
太白逐月采石磯也

問吾里舊名稷下而朱竹垞太史壽山石歌云其初產
自稷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巖豈閩中有同名與荅曰
此稷下里在福建省城北六十里壽山在焉山生美
石可硯可印晶瑩如玉柔而易攻大者一二尺許蓋
珉云距壽山五里又有五花石坑石具五色惟艾綠
難得今開鑿盡矣芙蓉山與壽山對峙亦產美石香
祖筆記所謂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價與青田燈
光石相埒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值亦不
里唐光啟三年建芙蓉山有芙蓉寺唐太和中建咸

問時賜額延慶院宋太平興國中改名興國院

問靖節桃花源記後人詠其事者如王摩詰劉夢得韓
退之趙松雪皆以為神仙獨蘓東坡曰世傳桃源事
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
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也又云殺雞作食
豈有仙而殺者乎其說可謂辨矣何如答曰東坡之
言是也詩惟王介甫有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
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與東
坡之論合

問靖節詩竒蹤隱五百昌黎則云自說經今六百年五

百六百何異乎答曰考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
燔詩書又明年坑儒三十七年胡亥立二年而滅于
漢兩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魏四十五年而為晉
至孝武太元元年通五百八十九年五百六百皆舉
成數言耳南陽劉子驥太元時人也故愚讀陶紀年
中以桃源記系於太元九年甲申下

問元次山中興頌顏魯公書摩崖在浯谿上其文以三
句為韻人謂次山創為此體然與答曰此效秦泰山
會稽等頌耳非創也自秦以後罕為此體故皇甫湜
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專指浯谿刻石其亦

未得句讀乎

問近時濟上農人耕地得古鏡一枚背有銘云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凡四十二字車生耳何謂也答曰此漢人語也即毛詩重較之意陳仲醇枕譚云漢諺語仕進不止車生耳與此鏡同意又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耳故曰重耳此鏡現歸吾友黃小松郡丞小松云漢鏡銘多作吉羊語此獨作勉戒語尤為僅見

問蘇子瞻詩惆悵可憐真喪狗喪字作去聲元微之詩

格惟其是耳

問集句始於何人答曰始於傅咸咸作七絰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遐思我言維服此集句之祖或謂始於王介甫者非也

問趙松雪詩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而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達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其音何不侔之甚答曰此等音義史書中不一而足如亢倉音庚桑龜茲音卽慈冒頓音墨

突寧馨音甯亨格澤音鶴鐸谷蠡音麻離欸乃音奧咄骨采音孤都土苴音姹眇眎音恆柴糊塗音忽

鬻女紅紅字音工牢愁愁字音曹落魄魄字音託又
若可汗讀若克寒酈食其讀若立異饑金日磾讀若
金密低万俟高讀若墨其屑吐谷渾讀若哭浴魂神
荼鬱壘讀若伸舒尉律其音義皆有不可解者至以
裁成為財成縉紳為薦紳屈伸為詎信趨趣為次且
扼腕為猛眩孟津為盟津牧野為姆野刺骨為次骨
潭沱為惡池又作亞駝伏羲為宓犧犧又作戲臯陶
為咎繇皋又作羣出納為出納睥睨為辟倪罔兩為
方良嗣勗為扶服懲惡為縱更鰥窶為矜窶豫且為
余且亞谷為惡谷又古人書中所通用也

自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迺金陵夜行塗口作送
不往云贈自以曾祖晉世玄孫取居身後代凡詩在晉
時作者皆終年矣入宋但甲子而已莫復知數考
因以玄說也辛丑年夏歲五五年已不盈年豈其他適
越軒川詩集序云辛丑正月丁酉庚子歲五月仲從都邑
徂鳴榔林列旌旛四內也癸卯歲始春廿吉丙午又癸卯
歲十二月中作詩從弟某啟遠別吾兄元興六年也乙巳歲三
月分建屋奉軍侯御役錢後知安帝永平二年也歸
來詩亦已三十百丈戊申歲六月蟲火已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詩而田爲續早編知義五年五年

六年也。丙辰歲，有中於下澤，日含穀，義堅。十二年也。凡此類甲子者，皆是夏代最後丙辰歲也。安帝尚在，而鄧禹未立，萬物皆

代之形已成，又何以先焉？司馬法家年号，而豫詔甲子矣。自

沈括李延寿並云此設唐教皇嘗醉石詩亦云題詩庚

子歲，自謂義人。

謂庚子後不復題年，不知陶公出

處大節，其在區乎？晉書陶傳，南齊甲子之說，昭明太子

詔即傳，而無此語。但言不肯。漫舊仕而已，又稱詩外文

章，以榮程氏妹，則曰唯。晉書義堅，年號也。若答

從弟敬遠歲在辛亥，自然文歲唯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

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而有辛亥，則辛亥不稱年。

若史謂是年斷自永初，陶亦初以後詩而不見題甲子也。

無義矣。若謂詔即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義

堅反正之景，幻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元

尚未窮景，何以亦稱甲子也。

向孔云母勦說母雷同，摹倣做之。病昔人喚為屋上架屋，乃淵

明大儒而難鳴。桑樹蔽天，二句藍本樂府，及陸士衡詩，少陵

高才而草堂落成，大喜。我歸八句，全用木蘭詩調。王摩

詒漢水因飛白鷺，陰夏不鳴黃鸝。二句本李嘉祐五言詩。

只加漠、陰、四字。林和靖疏影橫斜九清淺，暗香浮動。

只以竹字為疏字，桂字為暗字，何數答曰。此不足為病也。左邱明以獨進見長，而吳語敢天王

黃昏二句，本江為詩。只以竹字為疏字，桂字為暗字，何數答

王大徒思邊陲之小怨。二句。脫胎小雅。晉惠帝時嵇紹上疏曰。

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穀水。大將軍無忘黃橋。此祖

鮑叔牙。謂齊桓公。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東奔于

魯時。願甯子無忘飯牛時。語同殺玉豹。豹曰懸晉。豈于大

司馬內見兵之攻焉也。此祖子胥。懸晉目于東門。以見越人之語。且

不特此也。如知果知知。璪必止。請別易輔。之後趙括將兵。其母上

書。晉武立后楊珧削表。皆節知果之故智。楚懷王入秦不返。

孽之日。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廉叔因趙王會秦王。日三

十日不還。劉請立太子以掩秦。約主其定。社稷之謀相同。

于忠肅廉處正統之變。亦然。而皆本于陰館甥之謀。晉

公子目夷之謀。宋公孫申之謀。鄭夾賛相仰云。

似已名之曰小同

別傳元子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

望操旨慘戮無辜亦畔其師矣
至後三國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
別傳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
觀其人必為國器

三國志程秉傳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

元

本傳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
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
似己名之曰小同

生故名曰小同

三國志高貴鄉公甘露二年秋八月丙寅詔曰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侍中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魏晉春秋小同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及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與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

者或廻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訐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于元范蔚宗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常以為仲尼之門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為長也

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顧炎武日知錄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為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徃徃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穎湛註云穎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營軍

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

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註云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舉葬其妻犯人之禾註云特寵虧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環經註云吊服之絰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于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云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于墨者今以純陽

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隳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龜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九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止禁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

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戶陳也註云戶或詁為主此戶神像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于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

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襍記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
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
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
視左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可謂卓
然者乎

于欽齊乘康成祠墓在高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
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
山高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
至元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
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元鄉孔北海告

問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
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為鄭母

云

問問司馬溫公作通鑑以魏為正統朱子云晉史自帝
魏後賢益更張故作綱目黜魏帝蜀此出朱子獨見
與答曰此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也以蜀乃宗室
得為正統魏受禪乃篡逆至晉平蜀漢始亡焉是在
晉已有此論非創自綱目又輟耕錄楊煥然讀通鑑
至漢魏正閏大不平之賦詩曰風烟慘淡駐三巴漢
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可見萬世直道自在人心余嘗讀陳壽三國志於魏志則稱諸葛武侯為賊雖引用原文出於敵人之口然壽叙司馬氏每多曲筆壽安得為良史乎若以壽

為晉人不得不爾則習彥威亦晉人也

問兩軍相當古稱好整以暇若羊祜陸抗果有合否答曰送絹償未之事甚為整暇至抗飲祜藥非臨事而懼之旨羊祜雖不酈人然敵人所餉自不當飲朱子云羊陸餽遺皆只是相傾之謀欲以氣勝非是好意如漢文修尉佗祖墓石勒修祖逖母墓事相類

問陳壽三國志注中屢引通語通語何人作也答曰吳顧邵

傳云雲楊殷禮起微賤至零陵太守又云禮字德嗣又文士傳禮子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則通語乃殷基所著也隋志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舊唐書云文禮撰殷興續文蓋殷字之訛又訛基為禮新唐書又訛為文體通語而注曰殷興續問楊妃之死新舊唐書皆以為縊死馬嵬路祠下太真外傳謂縊死佛堂前梨樹下宋李恭賦楊妃墓云命委嵬坡萬馬泥元人傳竒因有馬踐楊妃之說何所見而異其辭答曰寧特此也劉夢得詩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則又以為飲